

洞庵新論

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491  
2



第四十一至第八十

文庫 11  
A/491  
2

柳田泉文庫



洞庵新論卷之五

論魯兩生之為腐儒

自古儒之迂腐而據虛譽未有甚於魯兩生也揚子  
雲曰昔者有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林孫通欲制君臣  
之儀微先生於魯所不誥教者二人明郭大右曰  
魯兩生沐浴洙泗之化久矣其於禮樂之道出處之  
節講之素明然其召而不至一則見高帝非興禮樂  
之君一則見林孫通非興禮樂之臣故敬辭以拒之

耳揚子雲以大臣目之豈過予哉自他儒先亦多矣  
揚西生者案史林孫通欲為漢高創禮儀使徵魯諸  
生三十餘人魯有西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  
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  
又欲起禮泉禮泉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  
不忍為公所為公去矣無汙我通咲曰若真鄙儒不  
知時變斯其失得高下綦易見而後人乃左通右西  
生何其昧也夫禮泉豈有他道哉序而已和而已  
序与和無一時一物而可無故卻敵悅禮泉而趙衰  
薦其堪元帥是戰伐必須禮泉也程子云盜賊至為

不道然亦有禮泉蓋必有認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  
矧天下新定方敷化施教而漠然置禮泉乎度外曰  
符百年迂甚矣或謂禮泉有二有序知之禮泉有五  
帛鐘鼓之禮泉序知之禮泉固無所適而不有至王  
帛鐘鼓之禮泉則必符百年此亦說之措者也二者  
雖有本与末之異其實相依王帛鐘鼓即所以將序  
和國家不可一日無序和則鐘鼓王帛不可一日不  
設安得俟百年之久耶周公相武王克商便定禮作  
泉未嘗袖手無為以糜歲月中庸云行其禮奏其泉  
則周公不過繼述先世之禮是周先公已有禮泉侯

非創於周公矣。成周隆昌，無幾而衰。若使如西生之  
說，必俟百身乎。周室寢微，昭王南征不復，之後夷王  
下堂，見諸侯之時，方始徐以興造禮樂。禮樂不為翼  
治化之用，而徒為粉飾衰世之具，將不令人噴飯乎。  
漢初法調澗略，上下等威未明，至羣臣飲酒爭功，醉  
或妄呼，拔劍擊柱，序和果安在。此尤當急以造禮樂，  
以建序底和之時。通之所說漢高，可謂洞見時務矣。  
通之禮樂，誠不及夷癸，周公之盛，然當時上下秩然，  
有序，羣臣無失禮者。其禪漢治之隆，為積匪訖，豈不  
迥愈於坐而嘿以無作為耶。子慎行曰：君子三年不

為禮，必壞。三年不為樂，必崩。一身如此，况於為  
天下國家，可以百年不觀禮樂耶。故曰：王者功成作  
樂，治定制禮。大漢大武，亦待非數十年之後而作也。  
蓋兩生直薄通之為人，不欲子之共事耳。其辨駁較  
中窳然，猶頗流於掩護矣。陳世隆曰：禮樂無一事可  
無，無一時可無。古之聖人，躬蹈禮樂之實，以化天下。  
迨其既久，禮之用行，而樂之用達，名分定，風俗淳，百  
姓泰和，登鳥獸魚鼈咸若。是之謂興，非謂百年之後  
乃始制禮作樂也。如必待百年而後制作，則漢已越  
高惠文景武而之昭矣。至以時方言禮樂，則自是

以前何以為君臣，何以為上下，何以朝會，何以祭享，可漫無儀式而苟以為之乎。李贄曰：世無百年之運，人無百年之世，信如兩生之說，則雖聖賢亦徒然耳。曷足貴乎？當漢時君臣方免於戰爭之苦，而歌呼慶幸於殿陛之間，皆自以為至臬矣。稍隸最之使，于天地同符，又何符也？積亂成治，積虐成德，三章約法，彼柴堵之民，一言而遂定，及是已盡出於烈焰之中矣。其為身舞足蹈，雖有夷變可得而後加之耶？二論卓以真面生項門一鍼，然贅混夷變，并孫而一之，則陷於溢美耳。三代而降，如高祖亦不世明主，惡腐儒而

崇真儒，蕩棄虛文，而志於禮臬之實。臣而遇斯君，莫不載一時，恨羣臣無能承宣盛德，通亦稍不相副。若謂高祖非興禮臬之君，則万世無製禮臬之日。兩生生乎斯代，不思夾輔明辟，以興禮臬，不識時甚矣。通之作，以鄙儒固當使兩生見高祖，亦必踞其冠而溺之矣。

第四十二

論天子之后，士庶人之妻不同。

荀子曰：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夫夫妻人倫之重，且鉅。若天子有后，便是夫妻。今謂之無妻，驟聞殊可駭。

怪而孰知其自有確然不拔之理耶。列侯而下至于  
監祭其娶妻必与已鈞敵之家。間有昇於已者。不過  
較判等差。於妻有之義極合。天子之后固亦妻而已。  
然其实咸擇於臣族者之家。雖曰崇敬之禮儼如妻  
而其情其文必有不得与諸族而下之妻全同者。其  
有不同。即理之至當也。故夫之於妻尤貴德攬威柄  
以制抑之。以有敵抗之意。便為凶害之端。易之家人  
所以陳威如之吉也。諸族士民咸尔。而天子為甚。盖  
雖后亦羣臣中一人。太上所擅予奪陞黜与諸族士  
庶人以儔侑為配者。實尔不侔。苟卿寧不知三代諸

王咸立后。正以其情久上下自懸異。故云尔也。自古  
后妃耦天下以速禍。如周之褒姒。漢之趙飛燕。晉惠  
之賈后。唐高之武嬰。穢惡四播。固無待言。如齊君王  
后。東漢馬鄧。宋代高向孟亦賢矣。然其垂簾聽政。已  
非國之美。賴其人之良。未至顛覆宗社。而君王后之  
媚事。秦以自弱。鄧后之貪立幼主。擅權私親。已有不  
勝其弊者。明氏以降。后妃絕不得豫政。以治法之蘊  
古昔者也。古來動以帝后比父母。烝廢比子。取譬近  
理而實闊疎。父之誨子。母可輔之。父既沒。由聖善誘  
迪。以成右者無數。后之於民。豈可如此邪。天子撫兆

民。后欲贊萬效。必求此最之禍。天子登假。嗣主幼冲。苟羣下竭忠。恪遵遺教。天下莫不序謚。后當斯際。代帝聽治。則衰亂之端必萌。后特在人主履彙之中。取職止於宮壺內。慎奉坤範。表率嬪嬙。以輔一人。內行之弗逮。則不可以母教子之義。撫億兆。烏得一視后。与母子。宋仁宗尚楊二美人。得幸。教与皇后。忿争。一日尚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頰。帝大怒。內侍潤文應。因上帝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呂夷簡有憾於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先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

懟。坐廢。况傷陛下頰乎。帝意遂決。於是中丞孔道輔。諫官范仲淹等十人。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曰。大臣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知。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道輔等之諫。終於忠赤。故人多取之。然竟不免於無當。彼以帝后比父母。特襲古未成說。正不必尤。至順父出母之說。則殆以不通夫婦之倫。夫重而婦輕。婦可出而夫不可去。列族而下。且尔。矧一人之極崇高乎。夫婦之際。倘有覆水不可收者。為子者既不可順父出母。將順母出父子。夫所謂父母不知。可以諫止。

者亦言以及目之事。至於關係至鉅，則不惟不匡諫，且當勸廢之。正為人臣之大義。今味道輔等言，人臣如和事，老人之外，別無一策。若果爾，則皇后莫有於大義當絕之罪，亦將袖手緘口而莫之辨乎？為天子者，亦受皇后鉗制而不敢支梧乎？以大亂之源也。仁宗親赦后妃之忿爭，見批傷其頰，又以爪痕示執政，種以癡呆可嗤，亦見其難為妻綱。願在郭后，則有取天之尊，今乃至於竈妃爭鬪，以傷其頰。平素之妬悍可想，且不敬犯上之罪，不為輕。呂夷簡雖以私憾間之，帝之廢之，未為已甚也。其或后平生無譽尤

婦女褊心，乘一時之忿，以有斯失，則或當從寬。然亦當審覈其罪之至廢与不至廢，而後處之。方獲協宜，今乃槩以不可順父出母之一言，蓋之。何其見理之昧也。仁宗寬惠之主，善容受，盡言，本易於獻諫。今方盛怒，郭后之悍頑不遜，尤當徐以審辨。后有罪而未至於廢之，故未必不聽信。乃漫然以物僻無當之語，翻上石与水激，莫不中病。何其拙於納約也。苟卿之說，如武衛而實切事理，道輔等言，雜類明確，而翻濶於物情，宋賢之論，似是而非。如斯者，匪一不可輕信也。



第四十三

論今人未嘗不如古人不必以古人為卓不可企及

韓文公云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流俗之崇古而卑今也尚矣今代視古之人邈如天人其意則厚然不洞其寔而徒隨衆毀譽何異於昧目而評皂白乎予謂固有古人所長而後人不逮者又有今人能之而昔人翻遜者斯不可執一大都古人之美在心術上而法畫之周則後人多愈于古人蓋理執之必至也夫人情有懲于前必法于後鑑于古昔必加慎于將

來者人在前而疾行陷于淖能為者必避而不敢蹈覆轍自非孱怯無樹立之夫苟法悔艾之數必有奮心其措畫自然周悉突過于古故後之人其天賦所愧於古人其誼論勲烈必不劣于古之人矧其資稟于古之人鈞衡其所就決不止于古人之所曾也漢高祖大統就緒之微功臣多羅辜或至赤族光武痛鑒于茲不拜功臣為三公責以吏務故建武功臣皆獲令終牖下光武才德大遜高祖然其存保功臣則高祖不如也唐一代弑逆之禍不止十主宋則迄社屋之日上下分定堂陞崇遠絕無遭弑者蓋祖太宗

之英武曾不能望唐宗肩項而敢貽謀則遠勝之豈  
非以唐為炯誠耶後漢及唐妃后之禍極慘宋代后  
妃大抵泚慎不貽害于宗社迄於明則佚無垂簾之  
失衛匡之亂明代滔天泊于清興晏然永無絲毫之  
害矣王莽桓玄公膺小醜曾不得齒於英雄而西漢  
東晉任其攘竊神畧勿之克禦後則代權略十倍二  
人決不得篡奪矣五胡六朝之干戈勅無辱歲君  
臣父子相吞噬甚於餓狼五季之殘君如傳舍五十  
年間易五代八姓由今日觀之咸古昔也予則知尔  
後誣數百千載之久斯無如是之大亂矣或曰吾所

謂古之可尚者謂三代而上也秦漢以遷流而陷於  
澆季矣且欲道乎嗟夫三代則盛矣自今觀之何其  
可憾之多也三代周最為後代所誦法周自后稷  
兆基于有餘載哲子肖孫相繼既而古公王季以傳  
文武崇德業仁二哲餘禩更翼以周召太公之聖畢  
毛南散羣大賢裁能奏牧野之績天下統一未五十  
年而昭王南征不獲王室衰削下等於侯國後世不  
必待數聖人惟得一英明之主二三賢雋左右之以  
開創洪業其致治之隆豈遽出姬周下哉夏大禹聖  
以肇業啓以賢承緒其子太康立便為羿所逐澆迄

踵亂夏祚中祀者七八十年夫昇澆之汙未始堪為  
曹馬輿僮而逐主篡國易於翻覆亦可見王政不綱  
國空虛而無人矣後人以其列於三代噴々嗟稱不  
置豈以耳食也又如鎌倉源右府屢為烈祖所獎  
予其人固亦卓出然棄骨肉腹心而信委苾兇三世  
連拭徒為此條駢陳良可恨且嗤顧使之生慶元之  
際鑒前而慮後其保國未必如斯之綦拙也故欲追  
古人當舍其短而取其長師其得而祛其失吾無鑒  
歎不達變通苟唯古之為法適足以誤國家而已蓋  
古人之可崇在長厚之行慈惠之心世之季也慈惠

變為慘刻長厚化為澆浮此古人之所以不易企也  
雖然亦人弗肯為耳在上者不留意於敦倫之教為  
下者砥行進德之志不篤以致勲績或有餘而其心  
其行大有愧乎古人是知所謂必心制行之不逮古  
者亦惟存乎人而不由天可惜也夫

房四十四

論死守都城以致必亡之非計

鄭孔林曰心則不競莫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  
所以斃也洵為洞事情之論人臣謀國當先度己材  
之克任与否尤當計君德之優劣國執之強弱衰盛

而審處之。惟義所當為，不察時宜，而盲進行之，必致  
債事，亦於陷於誤國之罪而已。如子產之相鄭，克度  
國力之強弱者也。如蕭何之輔漢，高武侯之佐蜀，先  
後主克審已，不君才德之淺深者也。是以莽靡敗事，  
而勲名震耀。今古非幸也，當也。唐李黃巢之行，祿大  
亂也。既陷東都，西攻長安，僖宗奔蜀。論者多議捐都  
之非策，然由今日論之，黃賊之鋒洵有不可抗者。僖  
宗之不君，相以由令孜之孔壬巧譖，網維頓墮，虐政  
百出，兆庶十室而十怨，巢賊方以六十万精兵，箕張  
西攻，關中枵然絕無防備，而張承範以亂茸庸才，將

卒董以二十橫當之，其卒又皆病坊貧人，以金帛見  
雇而代行者，無異乎腐索絢怒馬，敗亡在瞬息。雖有  
英辟梟將，爾時長策，惟有退入巴蜀，積穀練兵，據險  
扼鳩合藩鎮，以圖恢復而已。僖宗胸無成見，敵效傳  
城而方始蒼黃逃遁，其免於俘馘幸也。其奔竄成都，  
特資於偷活之計，非有識慮，而平賊之績，實本于此。  
亦不失為愚者之一得。使當時老矣拒關，君臣一心，  
死守長安，亦公孫瓚之易京，蕭繹之江陵耳。安祿山  
之亂，哥舒翰亦據潼關，逼賊于時，距國初未遠，兵力  
尚強，良將如林，李郭二將，方以復河北，以掎賊後，且

密表請守關不出以夾擊賊殆如勝在目前者然  
予猶竊危之何也書生之說兀求也曰自古未有權  
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楊國忠貴妃以邪媚  
盜壞主心明皇方如癡如夢雖有良將焉能奏功即  
諸將竭力殲敵而國忠貴妃自若不去其害必有酷  
於安史者明皇不出長安則國忠貴妃未易誅國忠  
貴妃伏誅而明皇始如大寐之覺三軍方有奮厲赴  
功之心豈棄長安而入蜀正中興之機之所係明皇  
尚尔矧僖宗乎宋宗澤固守開封以抑金虜屢請高  
宗返京疏二十餘上猶不聽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至

於呼過河者三而死後人莫不偉澤之忠壯而嗤高  
宗之懼怯無膽然高宗之不從澤言猶不失為自知  
之明以高宗之居畫淮而守韓岳諸將各據險要以  
夾制虜財足自保若北還舊京虜必以大矢四面墜  
之其危不可言又况澤年七十無疾病歿而忠臣  
柄用日甚以敵方張之金必應為徽欽之續而五國  
城下又添一重昏矣澤財能知己才之足辦事而  
不知君德時執之有不可予以是將其不及子產蕭  
葛也遼矣明莊烈方闖賊之內侮也棄都而南奔金  
陵未必不可保數十禩之祚而癡守燕京以待死致

朱氏斬焉弗血食。宋張浚位知金為不共戴天之仇。不量國力。不晰兵機。捐然與師。徽難必之勝。大敗塗地。國幾不支。翻不如主和談者之万全。可悲也已。夫所謂國君死社稷者。蓋揭人君必變之正軌。亦指其別無生路者也。至若避亂播遷。閉基于一方。以因與彼。則勝於坐而就死。永致社屋也。萬久。聖人必深取之矣。孫子云。善敗者不亡。免脫窺窬。再扇餘燄。方可以收功於柔榆。若憤其敗衄。死守不去。以膏鋒鏑。國烏得不亡哉。國家有因存之道。而故陷之亡。人主安得追其罪乎。

第四十五

論後世井田必不可復

儒先生於秦漢以降。而好於井田。予有以必其疎於消世矣。然亡論擬擬之輩。赫茲頑儒。亦媿以口之弗置。蓋泥古之愆也。本邦則獨腐儒好道之。而儒之真者否。顧軫述文風之昌。動主張古道。予恐異日或相率而為信之。如西土然。不可不及。今之消。而豫塞之源也。孟子論往國之要。首以井田為言。洵見井田之為急務。意爾時井田之舊典。猶餘髣髴。而其遺跡瞭然儼存。可以立復。故樓以為時君陳之。亦時使然。

也。夫春秋洎戰國，暴君汙吏之漫經畝者，策之墮接古制漸而壞，迨高君枋國，一意取便，遂決裂阡陌，務盡地力，以苟目前之利。更怪秦漢典籍不存，無所追考，豪農高民任其兼井而不佃，怪畝溝澮蕩焉無跡，殆如焚劫之餘，當斯之際，謫之拘之，必欲方里而井，百里而井，南之整之，如秦枰之眈，方則遂用溝洫之法也。夫洫之遂，以上有徑，井夫之溝，以上有畝，百夫之洫，以上有涂，千夫之澮，以上有道，万夫之川，以上有路，以達于畿都鄙，用井田之制也。九夫而井，以洫廣深各四尺，謂之溝，方十里而成，以洫廣深各八尺，

謂之洫，方百里而同，以洫廣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其紛砵若決非刻山阜夷墳塋壞墮，屢閉移置城邑不成，厥為勞何如也。雖則日牧卒數十方，閱百載之久，予未嘗保功之告竣矣。井田之利否，未遑詳論，予恐興功甫半，而棘矜粗鋸，搗竿以唱，亂者蔓延于壤內矣。葉適曰：雖得天下之田，尽在官，文武周公復出而治天下，亦不必為井，何者？其為法瑣細煩密，非今天下之所能為。後世之所以不如三代者，罪在於不能使天下無貧民耳，不在於田之必為井，不為井也。馬端臨曰：沿革既久，反古實難，欲復井田，是強

奪民之田產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邅  
澹曰：秦漢以來，田不井，授民之產業，上不復制，聽其  
自為而已。久已成俗，一旦欲驟而革之，難矣。夫先王  
之制，雖不可復，而先王之意，則未嘗不可師也。蘇洵  
曰：縱使平原曠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駭天下之  
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處，而後  
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為井田，盡為溝洫，吁，亦迂矣。井  
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此皆識時之格論也。世  
之確信井田而志于必行者，其意大率在慨百姓貧  
富強弱之不均，蓋或因連阡陌，隱然以諸侯或體統

總給，殆不能自樹之，其參差不平，至于此，因欲痛釐  
革之而已。絕不思欲成其太過不及，自應有長策，  
不必規之于井田。且民之貧富不均，財物之恒情，安  
得一切比之使均？荀邪？先民有云：井田必本于封建，  
乃定。請借封建明之。封建起而物之聚不均者，尤章  
然可見。或據千乘之國，或食方石之邑，而祿之微者，  
僅足養數口者，鈞是王臣也。而懸絕若是，斯其中未  
必無賞過功，祿不副德。然觀夫建封侯之業者，咸一  
代人傑，其克不墜遺緒者，亦自守成哲嗣，非可偶然。  
僥倖而其汨沒下僚冷秩者，固會時之未至，亦其才



德不足孚于衆也。惟農旺亦爾。夫大振家道。占田極廣。其子孫克保有之。皆民之良而勤敏者也。其賣田破家。不能自存活者。莫非滄博無賴之輩。則其貧富之寡殊。咸自取。非天作之。今仕者之祿。不可增損。令一夫人知之。而獨於此。於民之貧富不均。不知類甚矣。使聖人蒞治。今之俗。亦惟抑其富強。使不至于奢。儲扶其貧弱。使無乞仰。憂爾有。如斯而已。安得奪彼予此。若續鳧。豈截鶴脛之為耶。古來井田之制。莫全備于周。而周之治。何其不振之甚也。祖先積德。數百年而始興。成康之隆。僅以數十載。而衰北已見。昭王

沒於膠舟。無幾。穆王不能耒耨。服王風墜地。上諸侯無異。井田之無補于治。忽興亡之數也。亦已灼如矣。論者或以為井田難驟復。於从安之日。必也。大亂之後。土曠人稀。可以一舉而就。若漢祖新并海寓。光武中興之始。為之極易。而不為。惜其失機會。此亦拘墟之見也。長於治世者。隨時而措化。不易民而布教。必待天下大亂。而后方可施。則必非變通之善政也。且大亂奚可待也。仕斯世者。孰不欲羽翼吾君。奏从道成化之績。而必待土曠人稀之亂。泉禍而冀國亡。莫治世之甚。賊也。程子幼年屢說。須要用田。晚年又

說難行。蓋經歷世故之多，方知事孰不可行。朱子亦云：井田欲行之，須有機會。若平世則誠為難行。獨張橫渠固執井田必可行之議，辨析甚到。周蓋橫渠苦學中道而沒見道未極其精也。其所云買田一方，詳立法制，欲驗井田可行乎？今者尤可軒渠，僅以一方之田，惟吾所欲為，及施諸天下，則必多所窒碍。大小之辨如此，知守之可以拯溺，而不知其不可援天下。知蠶之足以量水，而不知其不足以測海，可乎？使孟子生于今日，而目擊時執，必有順應之良法，將不死守古制，以殃民擾海寓矣。當今制地之要，豈有他道。

哉。明定之制，使民田一夫所占，至多不得過如干畝。其家世豪富，畝數踰制者，不必追奪，其貧弱，收於人，不能自活者，為之立生之方，令不患寒餓。措畫以且，不苛擾，不弛緩，使貧富強弱各得其所，是為王道之大本。經畫之詳，則未遑一一縷述也。惟其不泥先王之迹，而克承其心，不惹六淫陳言，而不戾其意，謂之善師古，彼暖昧僻拘之儒，烏足以議政哉。

第四十六

論堯舜禪授，故聖人不被于後，及不如漢二祖，唐太宗流風長存。

漢高祖器宇恢弘，兼容羣類，而西京殊少拘滯迂僻之士。光武小心，祇厲名節，而東漢之士無不挺志操。慎廉隅，唐太宗用兵，神變鬼化，摧勅敵易於振槁，而唐一代良將之夥，冠冕今古。宋執祖天資慈和，務保全臣民，而竟宋世仁厚之風，上下一轍，絕無慘酷之習。之四帝者，洵不世英主，然猶未列於聖，迺能以一已資性，丕變區宇之俗，延迄二三百載之徵，何其盛也。蓋一人者，挾飛龍之位，握生殺教化之柄，其勢洪風聲，自旦鼓動海宇，故至此，矧以聖王奏久道之功，予於是乎不能無惑於唐虞夏后之際焉。嗚呼！夏

后氏之禍，可謂慘矣。太康親大禹之孫，距創未幾，歲而為羿所逐，失國而野死，迨不及漢明二代三四百年，中國執婦也。樹立也。據伍負之言，泰巖孔穎達說，由羿而迨而澆，以迄少康之興，復夏運中地，逆豎攘神器，後且百年，較之王莽之篡漢，武嬰之代唐，其久不啻倍蓰，而少康饒以一成一旅，圖中興，則又微於晉元，宋高之以江左續業，且羿澆之倫，曾不堪為曹瞞劉寄奴，彼而肆然踞帝位，勿之敢折，豈夏廷之無人極矣。爾時方策不存，厥情狀不可得而晰，然觀夫斟灌斟尋之滅，帝相之遭，弒后，縉之逃，自竇及家

衆教拜以食其子。因拜室而生澆疆等事。其禍之酷。執之艱。唯五胡六朝之際。不慘乎此。自非綱維頹盡。人心極薄。惡劫不流于此。夏在三代。為最古。堯舜禹。其肇業之始也。堯舜禹三聖相繼。都天位。翼以皋陶。益。稷。夔。龍。諸大賢。治化之隆。為今古絕無之秀。三聖沒。財閱二三十禩。而敗壞如斯之極。孫謀之滅。遠遜漢唐祖宗。豈無由而然也。得非禪讓之貽。禍深乎。今夫短鳧脰。而續以鶴脰。則必戚。截木之莖。而以竹接之。必不能長。遂。何者。以其氣脈不相通貫也。舍己子。而以神畀畀他人。他人雖聖。吾德教必誣。然止于吾

身。猶之接木以竹。續鳧脰以鶴脰也。堯舜以己子朱。愚。舉聖者而禪位。不忍坐視民之失所。其心則極公。至明。無容遺議。然以其他人。而非吾孫子也。氣脈自不相屬。於焉堯之澤。斬於虞。舜之沃。斬於夏。不復能如漢唐祖宗。垂範于二三百載之後。必至之理也。嗟。使帝堯。舍丹朱而立其弟。或諸孫。諸姪之賢者。以舜。禹。處宰輔之重。如博陸之於昭。武侯之於後主。其所以貽風教于無窮。必不止于漢唐之盛。乃舍而弗為。致神聖德澤。一世而竭。可惜之甚也。夫禪代之舉。在聖王固無絲髮私。而由今觀之。非常而行。權。為利。

聖而弊極滋，是亦聖者之過已。且三聖中，禹之德最下，所謂入聖域而不優者，堯舜禪位，二聖之德既懋於唐虞二代，而以最下之聖承之，後則自禹以降，禹一人之化而止耳，豈非爾時之不幸耶？或曰：古人藁淳素，有才而不之敢竭，有智而莫之敢運，且未有所懲艾鑒戒，以長其謀慮，是以綜理之周到，遂以不逮後人，聖王且猶不免，則夫三聖之後，無幾而衰亂，然見三聖之甚古，此論似有理而未尽也。夫聖之下者，僅一人而止，固應不盡措畫之妙，唐虞之際，三聖迭踵，為堯前繼，後之盛，而垂統如是之拙，以其弊必

有所由，而非偶爾也。

第四十七

論聽諫難於獻諫 巳丑

聽諫甚難，獻諫為易。獻諫豈信易乎哉？較之聽諫，則無難耳。蓋人臣於朝野之政俗，有一不愜意，則可就所見而駁辨，不必因知國是民隱，然後始可諫也。主德之玷，觸苟觸吾耳目，直可隨所非而劾上，不必洞悉帝道之真，然後始可諫也。故諫之為道，一綫之明，一得之智，便可廢幾，非待孔德全材，識決五變，而方始能也。且人憚諫之難者，在無道之代，言出而禍立。

隨之。然若此之朝，豈數久而值乎。不幸而值焉，不論其言之售不售，惟呈諫是憂。夫驚直有膽，措一死於度外者，固優為之。又未且甚難，至於哲王賞罰，駟人令諫如蘓明允所論，則庸奴夫人可諫，直易耳。若夫聽諫之難，則邈乎復殊，非如天之量，則不能容芻蕘之切言，非智洞万務，則難以剖析群言之失得當否。非勇而有決，至剛不撓，則不得直往振奮，亟見於注措。矧一人者，身窳而位北之生，殺誅賞裁之掌，握苟崇卑之分，少帶芥子胸，則必有螻蟻視人之心，而不能體下情矣。自古諫者策以踵接，而聽諫者曙

星落，豈必主恣不君，而臣貪忠盡忘身耶。亦其所必之弗同，難易位而異也。世有初處下僚，克切言批逆鱗，晉而陞宰輔，昨茅土之封，即便聲色訑以拒人千里者，亦可見聽諫之難於獻諫矣。故主聖而臣賢，始罄容諫之美，臣聖而主賢，斯不能竟納諫之益。夫從諫如石投水者，皆其主之才之德，迥超軼其臣者也。三代而上，如帝堯之誓于衆，舍己位人，大舜之好恫察，述言，与人為善，詢及聽諫之道，降而漢高祖孝文，光武攸以容受輿言，亦可嗣徽於虞唐矣。漢氏以選，不立英偉之主，其於諫臣，或能優容而不能無弗

諫之心。有時子問之。不足尚也。已。漢宣帝中興明辟也。然其於丙魏則言聽諫用。無絲髮年。至於諸臣。逞之不能容。甚且有斃之獄者。唐太宗開初英主也。篤信魏徵。諫必從。如響於聲。實千載奇遇。然晚年至。罵以田舍翁。且仆之碑。或聽用一二臣。而不能推諸他。或始子魚水。卒子路人。漢宣。唐宗。且尔。况項。諸主。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恰餉魏。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兵。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由今觀之。如帝。

帝信不及三傑者。然材器不及。而能撫馭之。如造父之使國馬。延帝。所以度越三傑也。程杅子云。人道漢高祖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斯言似有至理。而實舛矣。三傑中子房特秀。顧烏得與高祖媲美。子房善諫者也。高祖善聽諫者也。子房容於人而用於人者也。高祖容而用之者也。試使子房與高祖易地。庸詎能就四百載鴻業乎。夫其才德固足勇畜子房。而虛懷降心。怡以聽受。如順流然。以子房所以不能希高祖也。三代以降。歷代諸帝。惟高祖稱最卓越者。職是之由。又奚待求諸它哉。

第四十九

論擔大任之才辨之在平居無事之日

宋高宗委張浚以修內攘外之大任而浚恃自用絕不諳時執連一再債事而宋遂衰靡弗振明建文擢李景隆為大將北抗靖難之師六十萬大衆立致塗地之敗而北兵長驅深入不可復遏晉啟浩夙負海內重名偃蹇不仕朝野之望歸之一旦枋國注措年宜北伐大挫於冬卷聲林掃地蓋為桓溫紛其臂而褫之成柄典午殆亡三主之庸三臣也非專張主獨見固亦宋人望恭用廷議而誤國殃民如斯其甚

任賢之方寧易之云乎哉蓋人之材每各不同有長於黼黻治道者有巧於夷允逆理紛紜者平世之所賢必非亂代之所重亂代之所需必非平世之所急韓非所云今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者正指此也禍變之際乃欲任治日所崇尚之才而整頓之猶之以夏之葛禦冬之寒積雨董沉之途而赤舄行之烏適其宜哉予意制治馭亂措畫之方雖異而理則靡二寧謚之代克卓爾樹立勲猷者不幸遇世助勳必有以自見故蕭曹夾輔漢高夷嫚秦剪暴項底混一之業便建寮修文躋億兆于仁壽席杜諸臣贊太宗



英四掃蕩群雄四海為家之後又克翊成貞觀鄧隆  
之治周亞夫鄧禹生平未嘗有奪旗喋血之勲响以  
退讓如儒生然一旦遭亂而蒙任委或歿七國之賊  
以奠安宗社或翼義舉戮鯨鯢以就中興之美人之  
材德未始以治忽而判致治之才即數亂之能亦才  
之士即腹心之臣也今也輔治者不可以靖亂靖亂  
者不可以輔治西相卒戾如炭冰亦足見其所謂賢  
之非賢矣什平之久墜習沁人心膈舉世耻尚失其  
當而恬不自覺雄辨爽快舉動傑捷無木拙之態則  
以為才氣邁乎眾熟誦舊典摘文書瑕瑕以炫已好

長則謂之有幹釋之能圓滑而善柔巧媚君上惟容  
悅是務則日以諂時務洞人情以晚進之所稱為英  
賢者也而以革率皆輕才短智無遠識難責以重任  
乃髡髻之際令之銳然擔負欲其無致尾解茅靡難  
矣以古之所云高車駟馬飛鷹者耳今變故之  
際舉世所推杰俊者以綜理之而饋事至此則先是  
倚賴斯輩而號為治平者可知也何者彼知制治而  
不知過亂為才暴偏則其制治也亦必不能盡其方  
不過補罅漏偷過目前其得晏安無憂者幸也昔漢  
武知霍光可託知沖主高歡知慕容紹宗足敵侯景

彼未始試以盤錯而克晰其所堪可謂明洞万里顧  
臨變用才必須漢武高歡之明則任人誠大艱矣果  
使吾所以設法馭才獲其宜則又有不待明如漢武  
高歡而克尽用賢之方者焉今誠錄數名實一洗虛  
文縟禮其人長於撫庶庶匡正君德聽斷無壅滯者  
雖或訥於辭野於舉動夫人而知其為有用之器其  
否焉雖曰辨慧捷給揀時譽諧流俗多小巧可稱夫  
人而知其為棄材蓋有道盛行賢否忠悔灼然不特  
上之哲辟賢弱明辨不惑即下之蠢之瑣以若又無  
所聽榮辱其間也且故金甌不瑕則陟吾之所賢與

望所歸重而任之固可以坐享熙皞之治驟有無望  
之禍迭便奉向之所崇信者釐治之未嘗不底平此  
固御區寓之大道抑亦處變過亂之上策也人之嬰  
疾莫如任上醫必也平素間試以悉其術之工且使  
之豫諸吾榮衛所堪及疾疾之來立委制之可以奏  
奇效不然而痛苦呻吟之中倏尔墮鄉黨數蒼而託  
治鮮不但死以衆之所悉也欲馭天下之大而曾處  
一身之周刻之不如可乎

第五十

論子孫似勝其父祖者財且与父祖媲美

振古而遷，勲德焯灼者之家，其孫子无譽无咎，族進而族退，則也。人評之曰：渠固不足益，慨基緒其於保故業而不墜，則綽乎有餘饒，即為之父者所見，類與之同。夷然自安，以未始洞悉事理也。但語有之：見過於師，總堪傳授。見於師同，減師年德，以言弟子之於師也。而父子祖孫，理庸有異乎？彼孫子之擬，雖醇謹，墨守祖先成迹，而不知融會斟酌之宜者，且未可保其克承囊子否？矧夫平公，蚩公，鴛材而樗質者，豈能免於衰替哉？程子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退者，夫鬱蓄于

中，必彪炳於外。豈未有內衰光盛，而晦暝不彰者？彼在父祖時，無譽名，無光勳，志氣莽然不振，已見其日退之概。異時父祖下世之餘，其退也，頽然如前，僅存之善，日熸日銷，而罪孽之萌，蓄滋不可遏。決則致泯絕之禍，斯其墜業喪身，固在晚歲，而其北則未始不爛然於父在之日也。若漢之孝惠，明之建文帝，溫慈謹飭，制行靡瑕玷，亡論一時臣儕以為善繼之君，亦日以漢明二祖之英明，迨世固疑其不克負荷，而卒從羣臣議，授以大位，蓋亦冀其或不失為守文中主也。卒之弱植孤立，威柄下移，國為悍母，強藩所篡，上

固凶秦亥同一塗轍矧有二主之居怯又加之以荒  
管敗極之行章乃彰聞牙帝王上士庶雖曰貴賤隔  
殊其興敗之理則無異也夫古之曉然崛起開國興  
家者莫非非常之士其沒而後人崇信者皆其遺韻  
流風之悠然而彼其德輝才華之發時所以薰  
人淋世必有不企乎今日想慕之散者故後人目其  
子孫以為豆追配乃父乃祖者必其遜之不啻三十  
里者也所謂跨竈之兒光前絕後之孫愧子乃父祖  
並卑較無愧色者也至夫奉世傑仔為平凡遜父祖  
者乃殊愚昏憤之極吾有以漸其必至廢墜顛覆矣

噫

洞庵新論卷之六  
第五十一  
論清之政治有過唐宋者不可輕  
笑西有一壯童棲于寂莫之野訥而魯蓋邦俊士鴻  
儒莫之齒錄然之童也常存勇往之志自耻其實之  
不逮泮屬切劘無以佚豫一載而少進三載而衆改  
觀十載之外算然挺拔駁之故吾判如二人嚮之俊  
士鴻儒莫不嗟服夫所貴於俊士鴻儒者以其進修  
之功弗怠也使之止於今日所儲或且日退則奚足

威哉童孺所以來人蔑棄者以其疎野怡儼可嗤也  
果能痛憤深省疊々就將則不可不畏也天下事類  
此者亦多矣百年以還文教四敷儀制條然於是世  
之儒先勤作西土政教迥不如我之卓此不獨出於  
臣子欽崇本邦不得已真俯視西土為無一可稱述  
夫西土之不及本邦固也然不審覈今古之殊執國  
力之有隆替而際排擯之烏能致西人心服乎且儒  
生之侮蔑西土果指何事也將謂之奄寺專橫女后  
帝制全不成國體耶則東漢唐明固有斯禍而清未  
聞有斯失也將譏其君主脅制天子強鎮恣睢削弱

王室耶則唐宋二代法祖尤酷而清初至不以此也倘  
以為國祚之促可見其基之不鞏則清混壹象區之  
後固止百六七年遼厥兩朝之始則垂二百載且  
強大熾昌殊未有艾豈可上魏晉宋齊以並而議其  
短祚耶論戎虜內訌之禍則宋為最慘逆徒扇亂蕩  
覆宗社則極於唐上明惟清北摧破俄羅斯南吞臺  
灣翦兩金川西種族準噶爾濶地方餘里威懷震疊  
才夷蠻自殄三逆而未內地又安間有漢行弗靖立  
致殲夷版圖日恢廓國勢之強駁以未可量也清之  
肇基垂統如彼雄且大乃引明氏而上敷治失其宜

者以罪清無異以犂牛之賤，佞棄駢角之子，豈暇於物之情乎哉。但博觀清野，乘所迹，酷忍之俗，滿營之行事，茲狡詐騙之術，種以流風，在本邦不惟目未嘗睹耳，又所未聞，其風習之不若本邦也。窮壤懸然，清馭斯薄，俗而克制，伏取一切之治，尤見區處之妙，烏可輕哉。南冥有一國焉，山海之險，要且據，而以防禦，闕疎之故，總以爲常懼，歛之侵軼，地產五金，號稱饒富，特以注措，卒方故，上下每苦於窘匱，土俗黠直而慝，一振作之，立可踰剛武之俗，乃漫爾任其佚怠，流爲婦人而莫之釐革，斯其視清克治難治之俗，豈

不憚深愧，而又吾邦之所宜觀，爲啟鑿也。家藏秦鏡，可以照膽，駝奴乃委之埃壒，以致翳晦，不值一金，粟蟻之飛，質蒙不潔，而不肯滌濯，使人視不如倭傀，敦洽豈不可深惜而浩嘆耶。

第五十二

論剛德甚美，故偽剛之害亦殊甚。人之衆德，莫美於剛，又莫盛於剛。君子所以法天行之健，而自彊不息也。朱文公曰：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子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眼底人，定立不住。是李

業之人尤有賴於剛之重可見矣。凡世人制行似而失實，以偽亂真者，不可一二縷數。而其最易眩惑者，莫甚於剛。或執中偏性，絕不知通變之方。或師心而自是，忠告之箴格不可入。或畔以察人，殺氣滿骨，賤不可嚮。或好訐人私，面折人譽，以不畏高明自任。此後世之所謂剛，而其實以偽亂真之尤者也。而若人之行，不惟流俗許以剛，即其人亦自以為剛之至。泰然居之而無疑，可慨也已。昔夫子嘗歎未見剛者，或舉申枋而夫子曰：枋也，慾焉得剛。欲之者以為枋，必畔以自好者也。由是觀之，偽剛之亂真剛，其來

尚矣。又奚怪乎牀世。雖然，以特就昏憤不辨玉石者而立論，若夫以虛明不蔽之心察之，更取裁於聖訓，則剛之真偽，昭然不啻如穹壤之莫辨也。夫天之有仁氣也，陽屬剛，陰屬柔。陽氣一燾，金石悉透。春和長育，雖窮山荒野，莫不周浹。此陽剛之灼易見者。世人必專指玄冬殺氣，凋悴百昌者，以未達天道之原也。其論乎人也，不問其心之無私与否，其執議之為是為非，苟奔陋墨守，惘然不肯卑屈者，輒目為剛。此又未始洞人事之至當也。故古之剛者，所守之正，雖艱辛百折，而不以移。慈仁濟物之心，不至盡被窳守不



已。彼我之辨，無絲毫蠱惑於胸。聞人昌言，幡然從之，其心洞徹，如青空朗月。然以剛之至也。如漢文呂伯恭，未足稱至剛。顧漢文聞馮唐棄盎逆耳之言，而克優容之。伯恭讀夫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語，頓革狃急之性，為寬厚，亦得剛之一端矣。輒止竊剛名者，審察其人，大抵稟天戾氣，以生收憤忌克，絕無慈惠之情。其所見未嘗合理，而確乎死守不易。人或腕之以忠誨加我，而頑如水投石。已之私意，不能自抑，而唯觸于爭競，是務欲至拒人于千里外，以之修己則德喪，以之型家則骨肉散，以之泣國馭天下則殃禍駭。

臻詩云：毋俾正敗。又承之云：毋俾正反。及正之害，更甚於敗正。今代庸人，質懦委靡，無克樹立，其於剛者之德，邈尔不及。且舉也既賤，其不剛而作之，則斷不足以我賊剛道。至以剛者稱者，則其志行全然。予剛者反，而自許以剛人，亦錯信為剛。其殃民蠹國，不可涯極。無或也已。然剛之偽者，其害之鉅，以視其所居之崇卑，巖谷棲道之士，即逞其頑僻之性，不過貽患糜鹿木石，奚足為有亡一命士而上。苟有應物之責，則其害立見。推而至國之相，天下之宰，其流毒有不可勝道者。為古昔如先穀之剛愎不仁，智伯之以五

賢陵人、王安石之執拗皆剛之似而非者、而其流之  
禍小則積軍廢宗、大則毒痛寰宇、餘殃二百載而未  
弭、吁可懼矣、在上者、遴選人材、慎勿誤信偽剛而登  
庸之、則剛之偽者亦烏可不思洗、洗則勝、痛革風習、以  
免亡國破家之禍耶、

第五十三

論中興似日晡之候、上創業之際、氣象不侔、  
漢氏之臨蒞寰區也、凡四百有餘歲、就中西二百載、  
東二百載、西漢之士、恢弘多可、喜好功名、不屑以才  
細謹、以高祖之流風也、東漢之士、重名節、務操行、別

白正邪如渭涇、然光武之遺化也、蓋平帝之後、紫韞  
篡奪、漢之宗社屋久矣、光武竟飛既、戮新莽、恢夷四  
方、羣雄以承漢統、雖曰中興、實兼肇基之勲焉、中分  
漢祚、四百禩、而半屬高祖之風、半被光武之化、洵見  
光武才德之絕矣、然予獨嘗論漢之天下、氣脈相承、  
猶人之有父祖、本不可目以兩家、猶之歲之有春秋、  
豈可析春秋為二年乎、故高祖之開創、日出之日也、  
光武之中興、日午之日也、日出之際、陰翳未散、霜露  
沾衣、袂人之昏睡者、居半固多、不憚意者、然而其氣  
象開廓、生心之意無窮、泊其午也、輝光照被、品物咸

獲其所如極陽和之盛者而自盈之虧泰極否至隱  
然有頽墮之兆漢祖暗羸蹶項九有沛乎一無效而  
畔亂崛起連歲擾攘其制治之方又類濶略疎率  
遺噫不覺而衰北則未見也光武智慮慎密克勤于  
政戢橐之後所以修禮制整綱維燕翼後嗣莫不備  
悉而國執不甚振人材不免菁莪由明者觀之衰萌  
已灼然牙至盛之中前修有云人心思漢王即假之  
而有餘人心忘漢孔明後之而不旦觀於二漢之季  
人心離合如是之寡隔而氣運之隆替居然可見矣  
故國運之方昌也高祖崩而惠帝嗣位屈咄無樹立

權歸呂雉殆致易姓之變世宗佳兵遂略重斂厲民  
髣髴亡秦之續而國本屹牙不動如日之未中然迨  
其且頽頽也光武之後繼以明章二賢主教誨支持  
不致潰裂和帝而遷則奄以如日之將晡降於桓靈  
則長夜漫漫不復旦可慨也已方孝孺曰漢室至於  
光武猶再榮之木其膏沢將尽矣明帝能扶植培壅  
之僅至小康孝安以降漸衰而亂固其理也以論亦  
較窺其微矣馬援石勒判高光儼若如霄之上淵即  
張欽夫之醇儒亦且以高祖為大勝光武予意高祖  
之遜不可及者在神武以初鳴業至於守文保民鞏

固丕基則光武未始有愧於高祖其所以委靡不振者實會氣運之衰非其人之尤也試使光武丁秦項之際為閑筆之主則其所以貽謀垂祐豈止于此哉予更參稽歷代鮮不于日之蚤莫類唐開元而上則日之方中也天寶以降則日之近晡也宋前乎英宗則日之未午也徽宗則日之已晏也至於典午則自其開國之始而晡也如敏昏蓋以篡弒得之以滋荒昏怠守之固宜然也如姬周為三代之一然而邗隆五十載倏尔衰墮咸令壘闕難行昭王南征不復而莫之誰何如晡微之候東漢百餘載間國執自

若則雖不如西漢固勝乎固矣故方國執如日出之際而因時乘便稍有所整頓以收一時之治效或陵替迹似日晡而苟補罅漏偷脫目前之急絕無宏遠之圖以中人之所能迺以昂以自負謂以旋乾轉坤之功亦弗思甚耳夫日之自始出而且且中而晡而曠黑以天之常數無可力挽魯陽之戈荆垣平之奏皆誇說耳若夫國則非動物也雖衰替之極不無回斡之機願當國執熹微如曠黑之時乃欲挽回之於日中日出之盛必也英辟良弼一心同德盡其區處之宜又且奮然用百倍之功方可見成績蓋難之

又難者君臣有絲毫怠弛之心，年辰之情，則万務立  
尾裂矣，可不勗哉，可不戒哉。

第五十四

論明人抑夷狄太甚，反為變於夷之端。

物之窮也，有變事之極也。必革，此自天地之至理矣。  
嘗假乎人之張主，注措猶有待於聖人之參贊者，何  
也。蓋任其窮而變，極而革，則鬱蓄蠱弊之甚，土崩之  
執滋慘，其流毒蕩乎無涯，故追其未窮極而燮調損  
補善為之區處，以參贊之大者也。予觀漢氏以降，聖  
克洞曉斯理者，甚且敷政設法，有翻助其偏重，如水

消水，火消火者，可嗟之極也。而予尤有深感於明清  
之世焉。夫內夏外夷，固馭世之大綱，顧自蕩亡之天  
觀之，夷夏未必有穹壤之辨。綏中州而保覆育，戎虜  
實王者之大德，若乃一意偏愛中州士民，而於戎虜  
必作絕之殲夷之，不待以人類，豈合於天心哉。宋氏  
建國際弱，武功弗競，挫於遼，困蹙於金，芟蕪殲殲於  
元，四百年間，胡人猖狂，而漢人縮朒，漢人龍伏，而胡  
人虎視，漢之於胡，愛之為如奧僮之奉侯王，胡暉之  
昌熾，極乎斯時，固已有變於夏之機矣。明太祖奮於  
匹夫，電掃胡元，而主中州，不獨才德之卓，亦會其時

之適可也。明祖雖自負以夏變夷之績，其待元君臣，猶存矜恤之意。列元氏於歷代，而弗黜。明初猶多以韃人色目人踣膺仕者，亦見其稍宥包含之量。嗣後斥戎虜之風，歲月滋甚，誇太祖平胡之叛，則謂其肇造華夏，勲在盤古，並而堯舜湯武，不足道也。元氏儼然帝臨中州，九十載而論者直存之，以為如千年間。天地否閉不成，世豈著史者，或於宋亡後，直以朱氏祖先紀年，不予元諸主以帝位，貶虛金為傳，附於宋如附庸。然又有被姓人，恐其與胡類，輒改為一字姓者。以苛數事，足以想見當日風習矣。其褊狹至此，豈

足以伏戎虜之心哉。彼自以為華夏極昌之運，而其變於夷之兆，已萌乎此矣。明之將季，斯風倍熾。其於外國專以侮蔑為務，或上之確，百敗不支，而誇張之意，自若。殆如病熱發死之人，謗語狂言，不可制，亦可憫矣。夫所為賤夷而貴華者，以其貴於夷者存也。若使之勇知才德，不如夷，則奚取於華。勇智才德，迫不及夷，而徒以口舌求勝，惟明代為甚。卒之清滅明，而代之朱氏子孫，薙髮垂冠，舉天下臣民，而左衽之。辨髮之一統，以還，百八十餘禩，于茲而富強昌大，遠過乎明。人地底聞之，能無慙歎於先民有云：貧

富交強者必收弱者必求夫務罵我特之如禽獸豕  
豕然子彼媚事我虜而不耻者初駕維異其無遠識  
則一也一視華夷而不判化遍於中土而流風被乎  
殊域惟孔德之人克之明代君臣豈旦典語茲哉清  
之翦明極其酷虐而天下歸一之後稍獲調停之宜  
滿漢人仕途並列不至視漢人如狗彘明代成法其  
失者舍之而擇用其善者較諸蒙古視中州為整寄  
之地冬留而夏去力崇蒙人而痛抑漢臣者尚稱有  
間以垂統之所以繇久也然而漢人未甚悅服猶多  
抱怨憤者其所以過漢人猶未及其方也使之深仁

以撫綏漢人得混視夷夏之策則其卜祚未可涯也  
周之季也諸族陞梁之弊極矣於是乎祖龍惘然荆  
絕六國變為郡縣之治未幾而孤立之禍遂及其子  
漢祖懲焉復封建之制而宗藩昨土過大卒釀吳楚  
之亂漢室效危唐末權歸藩鎮尾大之甚至擅易置  
天子宋祖有鑑焉於奪許度權威約之極馴致兵力  
單弱北虜深入而莫之遏既不能先其未窮而善處  
之又不能察其將變之機而盡摩畫之術故害立從  
之凡物之窮而變無世無之庸人不能炳照發先見  
其窮且變方始驚惶騷擾何禪子爭智士則不然事

之終前固能洞察且有隨時挽回之方顧不處有為之位則亦袖手坐視其潰決而莫之克拯中庸人同歸此禍敗之所以相尋於亡也哀哉

第五十五

論明清人誇稱二祖起於匹夫我欲之譽

明太祖以皇覺寺一僧崛起於濠州未始階一成一旅之資遂芟羣雄混合南戒無敵遂胡元而帝中州厥績偉矣清太祖以蕞然小夷甲士十三人創事以漸各噬隣邦既而與明確百過百克迄孫世祖掃蕩圓賊之亂遂代明而蒞臨天下勲亦盛矣而明人之

稱太祖也直晚之湯武進而堯舜或至比盤古之闢天地又以為三代而降如漢高祖其得天下也正夷然為泗上亭長則猶仕於秦今明祖無是事賢於高祖遠矣清人之贊清祖猶明人之於明祖而又以為明祖離入空門猶為元民則猶受元之覆育本朝則以塞外自立之邦代明非明祖所及且自古有天下者咸取於前代之主我則誅李自成而踰帝位於明有恩尤為尽善非古昔諸聖王所克及夫臣子之於君父愛助之至固必過於廢揚顧如明清人之於乃祖則推獎之甚遂至全戾事情且非特必於一時尊



以之意乃軒眉扼腕真以為至理若此不可不一力  
辨也夫人有所能有所不能或長於此而短於彼必  
也西斧其人之短長能否參而覈之此而較之然後  
優劣灼然若乃以其寸長獨得儼彼偏短一失高下  
固應判殊使邊噴火誇揚牙衆以猶瞽矇于聾者相  
值不直已之無目而止許双耳之聰豈公論于直道  
乎哉唐高祖宋藝祖以陪周重臣久蒙恩渥遭時擾  
攘不能矢心酬國翻利時危主幼之際而篡取神器  
罪不為小矣今明祖於元未嘗受一絲一粟之恩奮  
於髡桎而就帝業清祖女直遺種于明風馬不涉延

能以威力芟刈諸部遂取明遼東以創鴻基其俊偉  
雄邁以方唐宋二祖直實然霄淵判矣雖然使四祖  
之所行悉如斯事之失得昭々則其優劣固無待乎  
辨其他未必若此而徒以斯一事漸其高下直推崇  
以為越軼古之聖王且卑漢唐宋三祖為不足儼倫  
何其見之偏也予觀明清二祖雜曰命世英辟而其  
酷戾不仁亦歷代所未前聞明祖芟夷功臣甚於刈  
艸菅誅一胡惟庸殄其黨五千人戮一藍玉殲其  
黨四萬人或乘一時之怒誅滅民數千家凌辱湯鑊  
之刑繁々相繼桀紂之虐不至以清祖之攻明也陷

一城輒屠滿城生靈覆一軍必戮其全隊使遼瀋之地流血成江河即孟子所謂率土地食人肉者始入遼東便無故搜出儒紳悉行斬戮即攻一事既暴於秦政特以其英武超世智略周匝故能垂丕業於萬昆而明清二代風習收刻絕無慈仁之意二祖之敦人心俗尚也大矣漢之高光卓矣無待論唐宋二祖優禮臣隣視民晚警上下藹然和氣感孚自明清之代視之邈如天上人夫人君之大德在仁唐宋二祖固未及仁然亦得仁之一偏而明清二祖大遜焉予未知其優其劣竟如何也且明清人之推尊厥祖者

又疑其所羨非美也明祖之可尚在電掃腥膻以復中州於礼俗不必專稱其奮於匹庶也清祖之巨重在乎唱義兵報父祖之仇以恢弘先業不獨取其以塞外自立之夷蠶食明疆土也倘以其無尺土之資而暴興以塞外夷侵略中州而已則黃秦闖猷吐蕃契丹之屬皆將尊而重之耶其所謂於明有恩者尤可軒渠明集天下兵於寧錦以拒清闖賊乘其內虛攻陷北京吳三桂請援清資吳力以敗闖此收鷸蚌之利其可惡甚於子闖夾攻明又况嗣後戮明臣民不止十萬酷忍浮於金元其恩果安在也唐宋二祖以

清周大臣橫奪主位固論者之所大詬而二祖痼  
初不在此使二祖之德莫且配天天命已改民望歸  
乎已然彼徐起而代前朝則亦後世之湯武耳何問  
其為大臣与否也唯其德之未粹舉動之多瑕類所  
以止乎此故使之奮於匹庶庸有愈乎且也撥亂之  
明辟難值必也興於農畝夷貊然後始為躋則振古  
亘今可取者嗚呼為而堯禹湯武皆棄矣吁豈理也  
哉

第五十六

論高賈裁定米價高低之權當收而歸乎上

有祿有爵者之窮之也今日而極矣今之諸侯其大  
者跨有三州戶口且百萬而君臣顰眉唯國計之  
難繼是憂總假貸於高賈以供公命給仕者祿亦怖  
矣吾儕之冷秩薄官亦貪殆至調餼固不足怪也其  
所以至斯者病源非一端而萃天下財利之柄以附  
昇高賈實失之尤者也果克釐革斯弊則他事不必  
問而於賑窮濟貧之方得其大半矣今天下之利莫  
大於浪犇糶米聚散千万石於一港而散賣之有  
一人而一朝橫五金之利者而其地米價高下皆賈  
人裁之上之人未嘗過而問焉彼賈人明知諸侯之

待以偷度歲月，每痛抑其價，以常暴賤，諸侯人既  
遠，漕米於國，不可以細載，後歸，寧賤賣而不惜，奉天  
下咸仰高賈，莫息以自活，可哀也。況乎市井中，未始  
有司市之官，以董正。凡百物價，物價隨日而騰，故鈞  
是一物，而今之價較之古，或倍蓰焉，或什佰焉，予不  
知其然矣，所底止也。其他利柄之管於高賈者，則又  
不可一一縷數，斯其蠹政體而害於國，豈也。殊甚而  
其弊之所由始，則邈乎久矣。室町之季也，列國角爭，  
干戈雲擾，以迄於元和，一戎衣，君臣相與，齊厲專講，  
武財利之事，擲置度外，而耻口之拜官者，陞管錢穀

之位，則映々如左，降然，掌兵馬，守邊徼，則身不自以  
為登瀛之選，与今日人情正相反，尔時已有利柄，歸  
於高賈之漸，如勘定奉行，古終為布衣，班在普諸奉  
行等官下，今則為津要之極，將秩俱優，聲望烜赫，亦  
可以觀世變矣。伊達政宗，在伏見城，以刀斧貫永樂  
金錢二三，示坐上列侯曰：此公命所新造，可以供賞  
賜，誠可寶也。上杉景勝，老臣直江兼續，在坐，展摺扇  
，歡而觀之。政宗以為恭，謂曰：不妨乎持兼續曰：公問  
或代景勝將大軍，乎持麾，以令乎衆，此物不可以污  
持麾之手。政宗聞之，拔然，當時風尚若此，人之於事

務力擔當之。且然其難周。今乃一放武而附理財。於不問。必不能諸悉。苟不諸悉。必有畏難之情。有畏難之情。則必委託。夫多歲練習之人。而自歎其勞。以財利之權。所以日歸豪賈。而治之不可禦也。夫治天下。理財最為要務。其柄當總攬乎上。斯不可歸下。大學之書。於治平章。專論理財之方。誠以其關係至重也。顧上失財利之權。百載于茲。漸漬既深。欲一曙而不丕變之。豈不攝。然至難哉。必也上之人。明洞其弊源。盡奪利權。而歸之有司。別置官以平百物之價。不聽高賈擅自定高下。首先昭揭憲法。以示趨避懲

戒。猶賈猶不肯恪遵。則必以刑辟。不以寬縱。然後方可望積弊之祛。不然而循常襲故。止於諄以誨告。隨壞隨補。豈能有絲毫之裨耶。論者咸云。仕者之窮。以物價之騰也。物價每上。金銀相為高低。金銀之品下。故物價翔貴。今改鑄金銀。令其性佳。則物價自賤矣。或云。今之有祿位者。莫不競事奢華。王食錦衣。夫人而為之。故費出難給。而至窘乏。苟崇儉節用。自安已分。則貧不足憂矣。此皆有見之言。然特濟貧之末節。未及探其本也。襲今之習。無革近代之弊。欲使奉天下金銀。悉改鑄。效於古。上自列族。下洎一命之士。禍

寬博而大氣之食其尺寸之效則有之豈足以濟  
今日至窮而時於豐贍饒富哉

第五十七

論述代史隱逸傳益寡之可見後人功名之

念日熾庚寅

明史隱逸傳極寡之所採取僅以十一人而其張夬  
福倪瓚徐昉則元代佚民陳繼儒則雜盜賊士之號  
其實汲以利名執欲薰灼無異當路之人是純乎隱  
逸者無幾人耳明氏臨莅天下徵三百載文獻極且  
微列傳凡二百二十四卷所登載人不可為量數而

隱逸之倫何其夥也更追溯前史隱逸傳來有四十  
人唐二十人晉三十八人既大過於明如後漢書列  
傳殊覺索寞而逸民數踰十九劉宋終保江南半壁  
年祀不過六十而史之錄隱逸有十五人較之明代  
何其衆夥也予又迹稽秦漢而前如巢由之挂瓢洗  
耳卞隨務光之投水長沮桀溺之鳥獸同羣古書所  
臚列未易更僕數時代雖遠史乘極濶踈而隱士翻  
多於後世所載制行未必一一得實而觀古人林蕘  
如彼則當時好尚尚可見矣蓋古之人澹以然超然  
事外不甚以世務經心有才而不敢竭有智慮而留

其餘隱者則又亡論也。秦漢而降，則得喪益損，从以  
乎心，赴功名如渴飢，以居人後為巨耻，惟有智竭力  
罄而猶營為不置耳，不肯泊然袖手安坐時命其必  
心之如斯，且矣。於枯槁長往之行，莽然羞愧而不忍  
為也。故論天資之高，才德之懿，則古人類非後人可  
勗企。比方其勲績，則後人動踴躍古人，或且度越之，  
豈非以其用心之奮急不同，才力智思有竭不竭耶。  
如夏大禹，周文武，兩創聖王也。夏閱年，祚四百，而禹  
孫大康便失國，至少康之復，舊物王位中絕，九十年  
周積德百年，始統一海寓，成康之隆，不過四十載，一

傳而昭王南征弗復，王威廢墜，穆王嗣立，荒服不至。  
周室之克保，政業不能百歲，夏周雖稱三代，其立國  
之執，翻不如漢明三四百年間，綱紀弗替，王威猶稱  
存也。夫以大禹文武之卓，其才其德，遠越軼漢明二  
祖，既稱為聖王，又未必有怠弛之心，其不極垂統之  
宏遠者，亦惟以其有餘智遺才，而未究設施故耳。明  
太祖天資之酷暴，實始皇赫連屈丐之儔，曾不且望  
唐宗宋社之肩項，特其剛明雄偉，果於有為，無絲毫  
慢惰之情，竭其勇智，以剋平禍亂，其心思以定國  
是立治法，經綸注措，靡不周備，勲烈之隆，亦可見其

所自矣。明祖設不為君用之罰，凡士之潛於巖穴，偃  
蹇傲世者，槩行謹戮，以特權制當時，非以為一代定  
獲，而後嗣自尊奉，以意以相兼也。明祖之建此法，苛  
酷極矣，而其率天下競赴功名之會，使不得自暇逸，  
亦稍有見。故明一代，夫人競趨事功，絕無退怯之心。  
當時高尚之士，大都非憤時俗之濁，穢則不獲於上，  
於有司，悻々蜚語之徒，絕無恬靜以真身山林者，亦  
其宜也。迄清風習，與明無異，乃一代德之王，興以成  
清史，其臣隣之大書入傳者，或多於明，而隱逸之迹，  
必應與明同一致矣。嗟夫，觀於今古，隱士之多寡，迥

殊，亦可以悟天下風氣，日月變遷而弗同矣。

第五十八

論害賢尤來人憎疾，舉賢來人感戴，可推而  
知。

自古大臣擅威福，煬敵主明，以流毒于宗，殺于賤，黎  
者不可一一縷舉，而其蒙後人罵詈，未有甚於秦檜  
也。檜死肉未寒，而江海等滅金南遷，余軍卒爭溺檜  
墓，名為臭塚，以實為汙辱之始。嗣後岳武穆廟造檜  
夫妻及縛拜跪狀，以示衆，而後檜之惡名，千禩不朽  
矣。葉明世說曰：秦廷善性，慙怯，閱史至不平事，拊案



切齒偶觀秦檜殺岳飛大怒且罵且拍其几其妻勸  
之曰家唯十几已碎其八奈何彼尔秦桧怒叱其妻  
曰不良婦汝与秦檜通姦故相為至此痛撻之髯樵  
傳曰髯樵嘗荷薪至演劇所觀精忠傳所謂秦檜者  
出髯怒飛躍上臺碎檜殿流血三魏集曰有伶人為  
檜殺忠武狀屠者見之不能平捺刀斫檜去以雉出  
于野乘亦旦以證鼎世人疾檜之至情矣予嘗考覈  
檜生平其收復狡猾固小人之尤者然而無梁冀楊  
国忠之奢麗無賈似道之淫營持身納為謹飭據宋  
人所記其應變之略自有萬子衆者至一朝奪諸大

將兵柄歸之乎上尤見駕撫之妙朱子稱其骨力洵  
為確評卸濬檜再造南宋之說固屬鑿言而其安處  
相位十九年使江南年壁天下猶能屹然自立者亦  
其才略有以致之豈与蔡童馬阮輩操據之際屏營  
無一策魚爛土崩家國昏于論亡者同日而論也而  
彼世毒罵乃四萃於秦檜者何歟或曰鈞為小人多  
智則人畏而惡之不才則人雖嗤而不甚惡猶之  
龍之點狸之狡人競欲殺之而信天翁點驢之蠢愚  
則翻得愛憐也檜智略特出非庸衆所克髣髴故人  
疾之深耳以言似有至理而未及古來烈士如漢石

頭唐許敬宗裴延齡宋呂惠卿章惇史彌遠其邪智  
亡謀篡篡滅於檜而衆惡之了不如檜之甚彼豈無  
由而然也噫予知之矣以其教岳武穆也岳武穆純  
忠懿行粹然無疵其平賊破虜勲烈冠諸將帥苟使  
其死可贖人且不惜百其身者而檜也媚疾羅織卒  
陷之死以所以來天下百世之曹惡也世降俗澆教  
理之心日益磷薄而好賢之心漸不容掩其物破錮  
蔽之甚間有崇賢之情如存如亡者然而見世之我  
善害良者則恚疾之意未嘗不外乎中惡不仁即  
奔于好仁耻不教必出于尚義見賊賢者而深憎歎

之即一序崇賢之心之發于外也故夫崇賢者億兆  
至情順焉則治中逆焉則亂敗必至之理也孔曰舉  
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孟曰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其子有之  
往而蕭何告漢祖亦曰養其民以致賢人天可下圖  
也古之哲辟創鴻業者孔德義政難一一按指而其  
所以來百姓悅服尤在以一舉矣周宣西周明后也  
戮杜伯左儒而中興之業隕宋文江元令主也誅檀  
道濟而國執頓萎芥弗振北齊文宣嗾虐倍獲桀紂  
而不亡者以其能委制楊愔也而後主之荏弱昏憤

亦必殺斛律光，然後始喪國。以之隆替，特係於賢臣之生殺用舍耳。孔子曰：「扶其善者而位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張思林曰：「見惡如已病，善不善孰不可師而不善之為烟，誠於庸人尤覺確切。彼之君相觀乎秦檜流臭千載，自生憤勵之心，更推而知賢者之用舍國之存亡立判，則於靖國救民之道，思已過半矣。」

第五十九

論一丸救君父之說，愚謬可味。

魏太子庶會衆賔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耶？父耶？衆人紛紜。」

或父或君，時酈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諮於原，曰：「勃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聞者以為魏太子克問天下極難處之事，而原片言能折衆蓄疑，予竊咤之。嗟乎！魏文設問，全類捕風，而原之對直升觀之見耳。夫一丸救君父，果何所指？蓋喻夫竭力致身以拯君父之危艱者也。然則君父危難，隨其所遇之時之位，而吾一丸有當用之宜，固非或君或父，茫無定見，又非可豫設不易之矩，必舍彼而救此也。藥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

在則致死焉。此論洵確，亦足以證所說之精矣。夫子未登仕而養，乃親於家也。供甘脆兼顏色，其所一意。禮之者，唯在使親心怡悅而享壽無期。金門玉堂未嘗夢睹，方斯時一丸可以救疾者，其必進於父也。斯以無疑矣。洎其奪質也，服官仕職，上乃父比肩事主，則國之蠹君之患，所以剋治之。當父子同心以擔責，爾時有一丸可救死，只當父子捧持以進於君，舍其君而進於父，悖理之尤者也。今有父子俱從君征，敵者矢石而下，短兵接鬪，君父胥在危敗之地，孰必不顧父而專救君，設救君而先父亡，論其失臣道敗

師律乃父而稍晰理義，必以為非人，且非子。豈忠孝而失可懼之極也。然而吾君在難事之綦重者，固不必言其或者為君乘一節守一邑，敵雖執我父母以誘脅吾，必無降理。何者以君之一節一邑，且重於我父母也。程林子方孝孺論倣漢趙苞事，以為不得已身降之可也。徐庶得之矣。苞之所守者如土地而已者，壁壘之類也。固不宜以此易母而不救也。毋哉論以可以悟用一丸之隨時殊宜矣。夫君臣有義而父子主親，父子之恩根於天植，惟驕驁悍戾之子莫不知愛其父，故自古弑君者衆，以相踵而弑父者綦鮮。

由常情觀之似弑君之罪重於弑父則殆似父子之  
倫大於君臣顧以特一曲之見錮於私故覺其判然  
莫別耳果能以義理之心兩照之則君臣父子無容  
軒輊而弑父弑君之罪未始有差等可言也不然母  
之慈過於父故古未弑父者猶問見于史乘而弑母  
者全然未聞胡虜之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亦將以  
以將母之恩重於父耶魏文固無父無君之人漫矣  
狂妄之詞那原率尔答以偏見本無足比數顧世多  
竒以問者或欲以原旨推諸百行未漢矣似底止故  
不得不痛辨也後漢書之雋唐堂集引奈姬母言  
那原答語而云是正為太子時獻

帝在也原對未免啓有父無君之斷以子奈姬母語  
皆出一時正論而各有語病此論似稍有意義而太  
簡無所闡明  
世附載于此

第六十

論藺相如完璧之功不可輕非

藺相如使秦完璧而歸實戰國絕無僅有之盛事其  
慮周于宗社于民庶為君而不顧身不獨激昂英雄  
之氣且竒後之論者猶嘆其彈駁弗置豈非居古人  
之後而議古人者易耶楊龜山曰夫死非難死不失  
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身之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  
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

璧存可也亡可也又曰以小夏大古者以皮幣犬馬  
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逃况一璧乎相如乃以  
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豈不殆哉不三數年趙卒有  
獲軍陷城之禍者璧為之崇也王世貞曰夫秦王既  
案囚以與城又設九賓而受璧其執不得不與城  
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大王弗予城而給趙  
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就死於國以明大  
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返璧也迂甚哉二子之論也  
夫和璧之為物止於一璧則亦皮幣而已犬馬而已  
於隣好之國何論十五城直遺之可也項以一璧而

宋祚之安危國家之休戚係焉則人臣不可不出死  
力護惜也秦人溪壑無厭吞噬是夏不復知禮義為  
何物今以十五城之空名詐趙而求璧若輕予之豈  
祇陷秦術中被視我遺欺而不悟璧於威而不敢放  
格必輕我為癡駭為辰怯他日侵侮陵轍將無所底  
極也諺云敵糠及米虞公取虞料王又求其空劍害  
殆及其身楚莊問周鼎其意難測王孫滿以辭折之  
周終得自保今失和璧以啓秦陵侮之心必且擅易  
置將相使子女謏妾填趙後宮究不至如執楚懷於  
武關棲齊王建於松柏不止是璧之存亡即家國存

亡之源可不懼哉古之秉政者深惜國體楚使申舟  
聘於齊不假道于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  
鄙我亡也遂殺舟蓋芥火一國而欲悔之至於不假  
道辱于亡同陵暴若此孰必則致滅國家今以璧予  
秦今日之辱固不可忍而異日之禍尤可憐畏此智  
者之所以深長慮也且由今而觀相如之犯危殆如  
磨虎牙而僥倖成事者然相如胸次則固已有確定  
之見秦王伎倆相如夙知之持壁睨柱使秦王有  
三日被禍懷室歸之於趙一一先人出其慮表蓋智  
勇兼濟探蹤中窾非徒效馮河之剛者人欲尚論古

賢必也吾智慮足以追蹤其人而後始可洞其真今  
二子之才未足窺相如藩籬而妄掎擊之可乎龜山  
引大王以皮幣犬馬賂狄遂棄國而逃王世貞論城  
弗予則相如前請就死於秦未必逐璧尤令人艱然  
卻之與狄強弱相懸苟可免難犬馬玉帛魚所愛惜  
固也趙雖差弱於秦鈞林方衆之國惟要樹立以自  
強若失璧以失之弱祇啓敵侵伐之心也至大王棄  
國實一時之權難以為準顧爾時猶有岐之可遷趙  
王學曹父而去將惡牙容七尺之軀卻趙之情東西  
相反而牽連立論無識甚矣人之可曉告正理者以

其稍顧畏名義也。秦王禽息而歎心，惟利之視，乃以  
曲直是非，諄以陳于前，無異於誦仁王經以禦敵，竟  
何裨哉。朱文公曰：和氏璧，趙國相傳為寶，當時驟被  
人將去，則國執也，解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玉為重。  
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  
殺他，豈是孟浪恣地，做此論確，無可易，嗟夫，相如完  
璧之舉，見智之周，焉見勇之神，焉見忠赤之根，牙中  
焉，二千年中，克堪以肩者，幾人，猶然不免後人之吹  
毛索疵，儒生文士之多舌，亦可憎而畏矣。

侗庵新論卷之七

第六十一

論歷代弑勝朝舊君者，亡論不義，其無度量

也，其可鄙

予閱史，至宋有而降禪之際，必弑其故君，未嘗不  
慨其量之小，而規模之窄迫也。若人皆篡奪逆臣，固  
無足齒數，然如韓魏趙陳之於晉，有莽操之於漢，猶  
能於故君優容之，令得竟天年，亦見人心之稍古，宋  
氏以還，則今日九錫，明日受禪，又明日加鸚鵡，始如



一定之規然其處心之慘虐無待乎言而彼開創之  
王亦率號稱英雄者何从以乎故君如是也蓋其真  
情可知也已恐其憤望帝遜位之辱而圖興復也恐  
前代遺民故臣奉斯人以造孽弒事也夫其始據萬  
衆之尊握億兆死生之權以泣我且無奈我何今迺  
大柄去乎與臣民為伍僕然無異乎檻中獸何自而  
敢生亂萌猶然喘々怖畏速除之可見其戾悞之甚  
矣馭海寓者雄悍可畏之徒不止一人吾措畫合宜  
使之咸歸吾皋宇涵育之中不敢自棄于化外方見  
英辟之度不然豈可拳薄海可忌可疾之輩一一禽

猶而管刈之耶矧夫前代之王失位淪落洵可憫之  
尤者苟有一點人心寧忍加慘酷乎趙再閱屠石氏  
種族殲胡人二十餘萬齊高洋收元氏支屬無少長  
悉斬戮之無復子遺二主之於故君可謂極芟蕪之  
力然不旋踵而滅之者他姓也唐宋二祖之於隋周  
子孫胥能保全性命恩意綢繆迥乎宋符梁陳不同  
而楊榮二姓未始覬覦非望唐宋傳祚皆踰三百載  
惟其子冉閱高洋仁暴穹壤所以來天眷顧者固自  
有在而其待故君處心廣狹之懸亦可卜凡百注措  
之失得矣我虜之慘暴不仁根乎天資非可以正理

責然契丹之擄晉王重貴金之俘宋徽欽二帝元之虜恭宗皆能保全之不嬰以刀鋸清人則於明季諸帝獲輒斬不以其偷活契丹金元之於晉宋三主未必有慈愍之意特制其死命綽有餘裕故無庸殺清則終出死力以克之而明遺臣義民動作弗靖威德不足以鎮服之常恐餘燄再然不得不亟誅以絕民望猶夫宋苻梁陳之執故君是其不如遼金元遠矣夫魏文明之優礼山陽公自比舜禹之待虞夏賓追公薨為之哭尽哀傷也然林世則偽行亦不可睹矣晉武陪文之不殺孫皓陳琳室非出於不忍之心

特度其不能造禍身然降于清則直恐其釀害而殺之矣世道之江河日下可深慨也已予嘗論古來創基英主不為跽矣而莫盛於金之太宗夫剪滅敵國而禽其主或碎而戮之或禁錮而寤之固也遼宋皆幅員萬里之大國而太宗俘其主如繫縛三歲孩兒既而封遼天祚為海濱侯宋徽宗為海昏侯欽宗為重昏侯令以時朝見彼宋劉豫失國亦于三侯同班豈不劉聰之教懷恐清之悲戮明季四帝諸王若同日而論也金源始興兵威之盛規模之廓大在猶夏之夷稱卓爾無倫而繼述不得人鴻業頓衰維世宗

後出亦後仁柔有餘而武不足不能甚興振以致復  
遜清之隆烏得俟罪孽業之主邪

第六十二

論人各有職業決不可怠弛不必避患之時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  
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  
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而程子  
亦曰若果熟也須從這裏過子歷覽近代諸侯其奏  
中興之績號稱英辟者大都從支封宗室承統者而  
其在以正嫡子孫襲位者則或堅矣蓋彼其始也其

所居與士民不甚隔遠有以周悉下情其位尚卑而  
祿不甚豐亦自多不如意矣洎其承宗也又有巨室  
執族位前子已比肩者如千家惘然懷不服之心矣  
政施教一有戾民志不恆時宜必有逆辭異色加乎  
我其所以焦心竭慮者匪一端較諸世嫡襲立亡論  
才不才蓋邦崇仰如先公晏坐靡患者實乎不侔以  
祇所以生中興非常之君也抑人之遭區萬不同有  
多艱苦者有卑生康娛者有居帖危之地而不罹患  
者有處順境而蒙意外殃者唐文宗履九五之尊而  
威辱於奄寺鬱以不憚以訖於崩明仁宗以冢嫡處

儲貳而遭高煦說、戚憂憔悴、以致早夭、彼居至尊榮  
之地、而罹不虞之患如此、安知支封宗室之界、其泉  
不有于千乘之君同者耶、孟子之論、特就齊滕禹數  
聖賢矣、明古來遭艱厄者、適足為修德砥行之資耳、  
非榮施於羣聖羣賢也、不然如帝堯、夏啓、殷大戊之  
為君、夔、龍、周呂之為臣、奚嘗怪戾之之境、而天之降  
大任、未始于齊滕禹、是知孟子姑論其一偏、非舉  
其全、程子亦惟借孟子言、闡堯遭逆境而德益熟之  
理耳、而辭過於簡、殆如使人之要精熟者、必求位艱  
苦中過者、然而如齊滕管孫百里之也、危辛艱、豈他

人可求而致邪、予謂人生于兩間、各有其務、只當確  
以疊以窮殫日力、方克有濟、諸侯承祖先故業、以述  
職于民、士庶人有祿有田、以趨勞役、供貢稅、人苟思  
事其事、以無怠君用、忝所生、則所以所及、非出  
於彊勉、其心洵有不忍怠教者、惟放心肆意、置吾身  
家吾君上於度外、然後始有墮焉弛慢、曠廢其職者  
矣、古之哲王、如唐堯、虞舜、德之大、治之隆、無以加之、  
而君臣兢兢、以傲虐墮墮為戒、其他如殷中宗之中  
興、而有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之志、衛武之盛德、而有  
恂慄之心、懿戒之警、蘆伯玉之大賢、而有欲寡過之

工夫皆同一理也。蓋其德之周也，無所向而不可憂。念寧居之日，且戰且惴，畏矧於艱險之時乎？其昏君盲相，則身安無虞之際，而豫怠正不必言。乃如宋高宗中原全淪於左袒，父兄為累俘而已。方歌舞於臨安湖山之間，以送一生。又其甚者，明季永明王，失二京十三省，遠竄於突荒，而幕燕釜魚，恬不知憂。羣臣方樹黨嫉賢，互相攻賊，如寇讐然。觀於其勤佚之不同，而其智愚興敗，灼灼章矣。夫有志之君臣，自古不為慙矣。然終止於履危而悚懼，安寧而愉佚，夫遭艱危而奮勵有為，固勝夫奔播流離，猶且泄公如故。

者，然此無定見乎中，而有待乎外，未為至也。藩鎮猖獗，則勵精更張。吳、張、吳、蜀、淮、蔡、悉平，而後心萌動，不令其終者，唐憲宗也。強敵交侵之際，任賢飭法，天下已十有八九，志氣盈驕，武弗已，遂致喪宗社者，秦符堅也。蓋經危難而始憂畏，是所謂患一朝之患者耳。烏足與論君子終身之憂耶。

第六十三

論孔子雜大用于世，亦必刪述六經，以垂萬世型範。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有若曰：自生

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而孟子取之，有人題驛亭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而宋代諸大儒屢稱之。自古聖者不為聖，不過治區寓臻一代之郵隆。獨孔夫子則刪詩書，正禮樂，闡明大道，如白日中天，永垂範萬禩，餘教益然，遠覃海外。一時之子萬禩，止於支那之奧，漸被海外，大小久暨，莫不倅，是其所以冠絕羣聖也。古來尚論者，以為夫子亦欲一用于世，就堯舜伊周之勲，不幸危於濁世，不能酬厥志，不得已退而修詩書禮樂，宣明聖道，以淋天下後世。夫子一時之不幸，實為天下之大幸。後儒同然，絕無異議。予

獨夙疑之。蓋舉世以為聖人人倫之至，不容判然。區庭羣聖王典，夫子易地咸然，不欲太朽之優劣。以謬論之源也。夫聖者美名也，猶夫良王駿馬之稱。然鈞是良王也，中有千鎰萬鎰連城之不侔，同為駿馬也，中有絕電追風之殊，特庸可混然比視耶？故聖人必至仁矣，必明峻德矣。就中夫子則詣至仁之極，盡峻德之大。聖人之資，莫非生知安行。獨夫子則以生安為質，而磨礪以疊，以敏求之學，以所以進於聖之又聖也。惟其造至仁峻德之極也，其視天下蒼生，苦於虐政，不啻吾同胞。赤子之遭禍，務求所以救寧之視。

天下士民。我敗倫理。壹行非彝。如刃剗膚。而病痛切  
身。必力俟導之。令得人之所以為入之道。然後止。惟  
其生安之實。而磨以自強之學也。扶理之奧。探道之  
真。凡羣聖所未闡。爇然洞覽。明於恆星。列眉。是其  
所以建人極。甄陶萬世。悉根柢於本心之至誠。非有  
所勗勉。使夫子踐萬衆之尊。以臨莅九有。未始不成  
斯大業也。使夫子躋台鉉。夾輔一人。倥偬無暇。未始  
荒失斯大業也。可見夫子為聖教之宗。俎豆于無窮。  
雖堯舜。不得望其後塵者。實緣其德之盛。學之至。非  
偶然。由不試始改。從事於刪述。而俾致斯崇尊也。不

然夫子自志學。迄從心。駁久日躋。癸憤忘食。讀易常  
編三絕。假令尊榮安富。大得志乎世。豈纒敷治乎一  
時。而自畫者乎哉。試使大禹湯武。生夫子之時。處夫  
子之地。必不能就夫子之業。何者。德既不逮。而學又  
迥不如也。堯舜之於夫子。德無優劣。使在夫子之時  
地。而加以夫子之學。必克與夫子同其大作。設仍在  
唐虞之世。而不能追夫子勲烈之盛。何也。風氣未大  
闡。羣聖制作未全備。理義未析牛毛。繭絲之細。雖有  
撰述。必不免於大簡難。以為萬世楷式矣。是知夫子  
德與學。固極其盛。而又適會時之正。可也。後來如宋

朱文公固未能仰企聖德而其憂世衛道之心實與  
孔孟同一轍所著書殆等身而無一非扶教之言闢  
羣儒之謬再昭揭聖道其有功於孔門綦鉅朱文公  
直道不容置散優游多歲得以一力於著作顧以彼  
其闡明聖道之志切也即使之遭時過主宰天下而  
總攬萬務浙不附紹述之業於永消矧朱文公自拜  
同安主簿以迄除煥章尚待制侍講中間經歷如南  
康軍事知章州等數任久已黽勉仕途竭心民瘼奚  
嘗為長性暇逸之人乎觀於文公可以證庸夫子之  
事矣今之顯赫據要津者俛口輒云吾非不嗜學奈

職掌匆劇無復餘暇及學嗚呼志之不樹立如彼藉  
令之巖居雲棲百年暇豫無一塵事為累吾有以卜  
其學必無成矣夫孔聖萬世學士之所祖而其德業  
之至盛且不能晰其所由則於自他賢哲之心術行  
誼憤以不辨皂白也又奚恤焉

第六十四

論明人不羞降而羞薙髮之不辨輕重

蘭書右云清之滅明也明人抗拒薙髮之令而死者  
數千人予遍閱野乘輯說一時焯灼有名之士不耻  
降清特以不勝薙髮之辱慨然就死者無數其庸之



者又無論如嘉定項公一小縣耳其始已順降于清  
既而薙髮之令下人心咸憤悵峒曾黃淳耀輩因之  
唱義致滿城糜爛屠傷至數万自他縣邑類此者比  
之然則因薙髮致死者不下數十萬也明人慷慨  
喜功名矜尚節槩其視死如飴又甚於宋人故直以  
薙髮同救降之不道較諸履屐無氣骨之士固大勝  
之律以聖賢中行則猶未達也夫國家之滅也輔相  
之臣當不宗社共存亡封疆之臣當縶軀所守爪牙  
干城之臣當死綫至自餘小臣固不必責以授命民  
則尤無庸死吾觀文天祥謝枋得及漢龔勝唐司空

圖之倫或為前代大臣或舊嘗職仕於朝然亦惟與  
朝區以官使之厚顏歷事二君故矢死以抗命設容  
其整然高举則必追宋薇餐芝之高蹤雖水滸光以  
送百年其不自沈自縊以快忿也明矣是知確然自  
守為前朝遺老不肯裸將于新朝斯人臣之常節不  
必責夫人以噉兒然浙脛而戮血也至於薙髮則事  
之微乎微者非如潛見之關係綦鉅也清之降此令  
也蓋以一新前朝耳目猶夫三代興王之改正朔變  
服色文章天下臣民奚必捐軀以拒焉方滄桑之變  
勝國遺臣義果無容苟免則當勇奮不顧以殉節當

死之日不必符薙髮之令也。故令其義可以無死。則當長往遐逝而不復出矣。乃聞薙髮之令。方始憤惋以投死。不審重輕之甚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充社矣。吾意明季臣民或張主聖言過甚。以至此也。夫夫子所謂被髮充社。非專存其效我虜之狀。深惡其淪於我虜之情性也。春秋之際。我虜無君無父子。無廉耻。孔謙。蠢爾。禽獸無擇。是夫子之所為深憎疾也。金世宗。清聖祖。君德明。廢政大舉。以致郅隆。雖出於我狄。中州令主且覺罕倫。匹使夫子聞之。必不以其我虜存之矣。六朝五季之擾攘。倫彝掃地。弑君

弑父。戮羣臣。毒痛億兆。凡諸凶德。靡一弗備。以聖人所以慨諸夏之亡也。故曰。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乎中國。則中國之。被髮充社之見。絕於孔子者。以其不德。與外貌。祿也。外貌我虜。而制行設心。非中州人所及。則夫子何必排擯之。不然。吾邦治古。曠以之。代亦嘗左社矣。亦將見絕於聖人耶。夫人命至重。非可輕拋棄。丁鼎革之際。隨其職其地。或喪元。或蜚。當自靖以處之。薙髮令下。而方求死者。特客氣之為。非於于理。義之正也。聖人不幸居斯地。必不以以等瑣事。輕自捐其軀矣。然則彼慨然就死於薙髮之際。

是求過於聖也。惟其求過於聖，適所以不及聖之中也。歟。

第六十五

論三代不能無失，不必掩諱。

予竊不自揆，意欲追三代之直道，於尚論古賢評騭  
亾世士，未嘗枉是以非之公。故夏殷周之政法習  
尚，固常以為繩準，而間有舛整失宜，又未始不昌言  
辨駁也。世儒聞之，往往怪駭。尤予曰：夫三代之隆，千  
百世所祖述也。彼豈無微疵可摘，惟當汰然為不知  
者，而不敢議，方為厚道。古之鴻儒，豈無晰三代之失

者，特附之不問耳。少指其瑕類，則戾師古之義，大不  
可也。予甚咤之。夫後世之於三代，能如事山川五祀  
之神，敬以遠之，絕不相干涉乎。能如聞人說鈞天上  
清之瑰麗，徒附一咲，而不復顧念乎。必將變以恪尊，  
以為己矩矱也。果欲遵奉為矩矱，則儀文之詳，品目  
之細，不得不審考覈。如是則其短長失得，歷歷可數。  
安得漫然混者，絕不剖析乎。夫予之於三代，豈故喜  
挾擿其所短也。蓋其所注措，或違宜失節，或古今殊  
便，不可施乎今者，萬不獲已，而後始有駁正。是以僅  
以百中之一二而止耳。三代中夏周之治，尤多遺憾。

夏高再傳，迨孫便失國，羿過之篡，而以康之興，復夏  
祚中真者，殆百禩，新莽之亂，較之為小，周成康寧，謚  
四十載，遽已衰，莽弗振，昭王南征不復，穆王荒服咸  
畔，無幾而夷王下堂，見諸族，諸族強僭，逼王室，唐中  
史藩鎮之禍，不酷於此，殷代兄弟世及之制，實啓爭  
奪之源，瀆信鬼神之習，令愚民益迷，纣周室設官之  
太夥，姪嬭嬪妾之猥濫，殊失政體，一戎衣甫畢，而橐  
弓矢，武備頓替，衰亂之端已兆，其他政俗不可遵，依  
者非一，後人只當力追其善者，何必故學其白璧微  
瑕，以自累邪？西漢四百餘載，明三百載，而帝者之威

尊自若，國執盛大，過乎夏殷周，邦之強弱治忽，皆有  
所由致，亦可以見敷治之法，三代未必盡是，而漢明  
未嘗全無可取矣，三代削剗之王，大禹成湯，武王皆  
聖矣，然厥德比歲，農堯舜則有相，其矣而勤於勳烈  
者，固應有所未盡也，且世之古也，無所懲于前，無所  
患于後，計度未周，匪故經綸指畫，不免於闕疎，亦理  
執之必至也，嗟夫，漢高之英明，使之生明，永臬，清康  
熙之時，其治效必不止於西京，以源右府之雄才偉  
度，予尊氏，秀吉易地，亦必不至於三世連裁，徒為婦  
翁驅除之綦拙，蓋鑑古昔，閱世變，則其取世益進於

周密觀於漢高源右府而三代之情狀益灼然矣予  
辨三代得失極其詳蓋將噴擇三代政教之寂藹者  
唱率一世不肯擲之度外於其崇信三代之深也猶  
夫耕者田間有藜莠蓬蒿亟鋤而除之即為愛苗之  
甚也予意古之鴻儒長厚醇深篤信古道故其識雖  
明未能洞察三代之失耳若洞察而掩諱不言是造  
偽也奚足以為鴻儒乎王右軍書之聖也千万字中  
豈無一二敗筆杜少陵神於詩者數百篇之作蕪穢  
衆句固不數今不擇做其佳者徒敗筆累句是憲而  
曰吾宗王吾祖杜豈可謂之善學古邪

第六十六

論正心則事業無足為楊蔡之言過於快  
楊龜山曰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蔡九峰曰心之  
德其盛矣乎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  
不存如何耳斯天下確言也然施之于聖賢豪傑則  
洵得其當至下焉者則有所窒礙何也聖賢豪傑衆  
理燦然識周万變區處之原因已一定于方寸異日  
得志治政特举心之所蓄而措之耳自餘之人則不  
有確以刻厲决邪思滌惑志瑩然靡瑕玷自以為極  
正心之功厥用力至矣然詳於理而略於事是其體

而歎於用。予聖賢豪傑心勝於世，殊致故施於事，為  
動不能酬素志，固其當也。宋代聖學大明，士風之懿  
絕漢唐，律以責備之論，予猶恨其治心有餘而乏濟  
事之才，不免議論多而成功少之訾。焯然賢臣碩儒  
且爾，豈其所謂治心較之聖賢豪傑之治心，猶有所  
未符邪？宋堃抃畫之所行，夜必衣冠，露香告于上帝，  
其不可告者不為也。其自修之謹密，若此心之無瑕  
可以了然，而注措殊不相副。王安石柄用之始，羣賢  
力諫，帝大感悟，將退安石，方移病，抃請俟其出而任  
之。安石一出，執不可制，抃竟為誤國之臣。張戩常編

而起，勉之矯強，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常自省小過，差  
必語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以不復為矣。朱光  
庭位學二程，以格物致知為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為  
入德之方，服行之造次不忘，其心術可質乎神明。然  
荆舒新法之始，程明道徐以病導天子，省悟王安石  
稍知愧悔，會戩以醜言激安石，怒事益中，變光庭丁  
元祐艱阨之日，攻蘓氏大過，洛蜀角立，使憤士得抵  
其隙，以翻局，依污蟻師，門其措畫之舛，至于以胡文  
定云：「熙寧元祐，固有名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  
學者，然夷考其行，猶有憾焉。」乃知聖賢事業未易致

也可謂格論。即如楊龜山程門高第弟子其德其學  
粹乎無遺。議晚被蔡京薦用於危艱之際。絕無尺寸  
之績。纔奉荆公詩說中語以存其心術。迂緩可哄張  
常。所謂救得一年者。果安在其心則無可尤而短於  
經畫則甚矣。吾儕於聖賢豪傑資稟穹壤。懸其絀末  
動知之功卓不可希。惟當細心潛心。就當世務講求  
措置之宜。斯為體用兼全之學矣。王守仁曰。學必拯  
事而後實。又曰。經一蹶者長一智。確哉言也。雖然身  
處顯赫之地者。濟時要務日交錯于前。可以諸區畫  
之宜。至卑微之士。則淋身型家之外。無才可施。只當

在宗社黔黎上。專究經論之方。慎勿致拘學高談性  
命而措百事於度外。又不可學小儒。拋目前急務而  
漫研象緯輿地。一草一木之空理。斯免乎迂僻之誦  
矣。宋儒之論。同龜山九峰之見者。比之不必一一盡  
正。予獨惜後來儒先錯會斯言。以陷於舛謬者。累以  
接踵也耳。

第六十七

論首難者。事必不成。理固當然。

嬴秦之季。唱亂者陳勝吳廣。而克就一統之業者。後  
起之漢高也。階之將亡。楊玄感竇建德。首事李密林

士弘薛舉輩踵其後而芟薙羣雄以併天下者晚興  
之唐祖父子也胡元之寢衰韓林兒方國玕癸難芝  
麻李侏壽暹因先生破頭潘璋曠海寓而侏起夷勅  
歆電掃羶腥者明太祖也夫湯武之換亂極塗炭起  
乎不可尚已漢氏而降討亂逆以底平成垂三四百  
年之祚者莫非非常之主必也洪量足以容衆深仁  
足以綏庶度慨然有一洗寓內患苦之志無絲毫倖  
亂之心方始足以濟大業而鞏丕基矣心者百度之  
本也人主有臬禍首亂之心以初基業其大本之薄  
若此注措之紕繆固有不待言者人主因初之心實

與其身然始即窳區民人亦皆以此觀之浙無中心  
而服之意烏能垂無疆之基耶秦末虐政四播天下  
十室而八怨土崩之執正在目前客謂高帝曰時可  
矣高帝夷然不位無發陳吳輩相繼而起薄海糜沸  
措身無地方始舉兵應之此一片心所以為就天下  
之本也唐高祖之守晉陽也未始有殄隋氏之心及  
其禍逼跡危而始舉事非如李密劉武周之倫幸時  
之亂而蜂起明祖之在皇覺寺九有撥攘既極卜留  
与去与起事孰吉則其起兵非根於本謀是其所以  
垂統之繇久也漢唐明三祖較諸湯武固應有優劣



然其於前代務欲保存之不敢急以舉兵以首禍萬  
不得已然後始為誅暴清亂之舉即湯武之心之行  
也。然管夫肇業之英主謀畧每出慮表世人因論草  
昧之際專藉智以濟事無庸為仁何其言之實也。英  
主之彼智豈徒也哉。苻雄之橫時執之機隙吾為之  
焦神苦心因執以制變終能右濟觀其措畫之迹多  
類于詐謀于詭道而斯心未始不在靖亂綏民是智  
之矣。即所以濟仁之大用也。范曄曰將欲取天下而  
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確哉言肇基之主不必前觀  
覲之心待其天時已至而後有大作即君人之大德

也不若如項籍以帝位為可取而代王敦嘆為尔寐  
以將為文景所笑冀幸禍亂如此大本全錯不待晚  
節而早已折其必憤敗無成矣。志曰無為權首將受  
其咎。劉伯什曰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籍即其  
事也。處自尊立為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教非計  
之善者也。此言亦克晰天下之執蓋倣起為我首其  
迹灼然其望業以然為天下所指目。然疾四萃于一  
身所以難免於敗亡也。夫苟以利害立見則此亦成  
敗之所係固不可不察。然興亡之源則全判於人主  
一心之仁不仁耳。

第六十八

論張子厚著正蒙時處以置筆硯未必為失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以置筆硯得意即書伯醇云子  
厚却如此不熟彼儒多崇信之程明道之高明博大  
在宋一代諸儒碩為特秀予所夙崇慕獨此一言則  
流於虛誇浮泛予無取也尔子厚其人天稟不甚高  
哉在困勉之列正不必諱至其處以置筆硯得意即  
書祇見其勗靡怠之情只當廢揚而獎予之烏可  
得而訾哉夫道有絕括萬殊之大本有由大原而散  
出之枝葉大本則爛然具在人方寸資之立達其源

亡論聖哲下為者言之斯可晰華之斯可悉固應無  
庸得意即書之煩至於枝葉則千區萬彙紛多緒  
上至星辰風雲之象下至冠裳器什與居食息之細  
孰非道之攸寓孰非至當之理所存今乃力索湛思  
有所獨得泛然附之不問安保其能不致遺忘矧欲  
自今日追論舊數千載君臣之失得優劣其事至繁  
而至雜一時識見之所及過時而欲錄之恐或鬼脫  
鳥迹不復記惟聖賢之資於偶然思念之所及棄而  
弗省或有遺漏惟隨得隨錄為可耳予意宣聖之於  
十翼程林子之著易傳朱文公之注四子必羅筆硯

於前有得輒書積久以成編非一二日立筆而可  
就著書之道固當如此今子厚之為亦唯置筆硯於  
几上之較密者未始與聖賢殊趣議其所著或於道  
未盡則是也專非其處以置筆硯之為不熟則苟甚  
矣昔者王仲任著論衡左太冲撰三都賦置筆硯於  
戶壁廁上有得輒錄以成斯大著彼務該博者固宜  
如是二子或張主僻論或縱離續之辭固不且為有  
無今子厚撰述莫非正大精微之論庸可輕乎予嘗  
坐藍輿閱書有所得欲錄之恨輿中不設筆硯又嘗  
探討佳山水得詩會不佩囊筆將返家書寫而全忘

之矣因意平素筆硯楮墨携將不頃刻離身隨得輒  
錄其結撰必稍富於今且或有一二可取而未遑酬  
願也予之瑣尾不且道已雖然著書之情況應不甚  
相遠今乃欲尚論千古人物考訂數万卷經籍雖牢  
記洽聞之士烏得不苦遺忘之多耶謝上蔡嘗錄  
五經語作一冊伯醇目為玩物喪志明道是言予又  
復未以為至當鴻學之儒固當別論其下苟可造於  
道惟患其潛心竭力之未至如上蔡錄五經語成冊  
亦自進學之一方非可尤明道之論是以上聖之行  
律常人也烏能堪乎明道之言驟見類超妙而實無

裨於學者。宋一代儒先專論心志而外事物見人讀書作文槩不以玩物喪志。殆如沈仲固所語可慨也。夫夫伯夷之清流而為隘。柳下惠之和。陷而為不恭。夷惠未必至此而未獎。迺爾者亦夷惠言行之少偏有以未之也。故君子競以爾。惟有絲毫戾於大中。是懼予於是乎。不能無微憾於程明道之論也。

第六十九

論士燹孟昶楊萬里之浪死無可取

晉厲公不道之君也。戰大勝楚于鄆。陵范文子反自彼。使其祝宗禘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

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無幾士燹卒。蓋因禱自殺也。嗣後厲公侈虐日甚。臣民離心。又未幾時而弑於欒書。爾時諸大臣或罹誅傷之慘。或犯不韙之罪。獨范文子瞻然免於讖。衆探其見幾。宋楊萬里聞韓侂胄枉率安惛。繫於金。每戰大衄。知其必凶。害於宗社。不食而卒。世咸推其氣節之烈。乃如晉孟昶當盧循僭道覆之。采入度其不可抗。欲擁天子過江。劉裕不聽。昶謂事必不濟。仰藁而死。世亦不甚非也。予謂以皆不忠不智。幾以淺丈夫之行。非碩輔良臣之所宜為。范文子亦一時名

大夫也。而此舉則極其賤。不止賢者之過也。夫人  
臣業已出身仕主。其身君之有非已所得。專故身之  
存亡。聲名之芳臭。家之榮悴。與壞未始過而伺。所謂  
君爾忘身。國爾忘家者。正指此也。古之忠臣。有力諫  
其君而不聽。以就死者。王子比干是也。有毀其家以  
紓國之難者。令尹子文是也。其殺身以為君也。非為  
家也。毀家以為國也。非為身也。所以為忠之盛也。若  
乃先身與家。而後其君。其國。忠臣之義。蕩乎掃地矣。  
今范楊之死。果何為也。必見其主昏。臣惑。注措卒刺。  
不勝憂慙。覺生不如死也。不然。必慮國執之艱。晚日

甚。一日不可復濟也。不然。恐身罹患禍。以流譏一世  
也。凡是皆為一己計。而非為君謀。猶得謂之忠。未子  
范文子曰。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可  
見一死為己家。而非為君不忠之實。自吐露之矣。至  
於孟昶。則與劉裕爭辨。憤言不佞。泚然飲燭。以自懣。  
齷齪小勇。尤可鄙已。夫人莫難於捐生。然亦惟上為  
宗社。下為國與民。歟。然七尺之軀。而一死關係綦重。  
大。所以為可貴也。若乃激於爭。發於意氣。悍爾舍生。  
則世之蚩夫庸婦。亦或能之。其子展怯。苟活之士。相  
距有幾也。苟活之士。固可醜。然彼或者異日。振勵呈

鉛刀一割之用亦可以蓋前愆若夫悻々死於可以  
無死一瞑長已無絲髮禔牙家國是為徃死殆不如  
苟活之士不可無察也程杅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  
皆臣子之分所當為若齊武子之不避艱險委曲調  
護以克全其君郭汾陽之奮不顧身回快百戰屢收  
死地遂再造唐室皆勲績之至大者然究而論之固  
亦臣子之常分夫人所當遵蹈也即范克諫止厲公  
之虐柳衆辟倖之驕橫楊暹韓侂胄之凶然以莫京  
社鎮服北虜孟竭忠智折寄奴之篡謀終足塞報國  
之責未嘗至此而遽自弛快意將安道不忠之誦耶

且楊必謂侂胄誤國舉天下恣變尤衽而金人甬時  
矢力殊軟脆亟以媾和歲事宋未至顛覆之患孟確  
然以為盧徐猛威不可與抗君臣立為累囚不知劉  
裕一戰摧之易於拉朽范滂晉厲辟倖之鷓張匪已  
力所克制然而胥童長魚矯輩駕材本不難驅除厲  
雖無道較之桀紂大有間苟能翦除羣小國家亦  
可維持是三子之歎於忠固不特言而其智之短於  
揣時執甚矣豐臣秀賴之會烈祖於二條城也如  
藤清正實然既歸憩於清正邸清正退坐燈下出豐  
太閤所賜鉛刀於懷曰吾今日報太閤恩已畢矣因

歎歎不自禁蓋爾時 烈祖威德日隆秀賴亡北倭  
然清正謂或有放乎執秀賴之謀將突進以頸血戮  
烈祖以衆所共嗟稱也其忠壯固可尚而以此為酬  
豐太閤之恩則未也孺子之危爾後為更甚力扞護  
令致身免于患方為克報主恩一時致身之義未足  
感也清正之言以君為主復勝范楊等根於一己之  
私然其小善自滿則正故能敗之夫臣之貪邪者固  
無足算其忠亦不貲如教子苟其見局於一隅竟与  
安庸之為出於一轍故忠臣尤尚於遠觀大道以歸  
中正之行焉

第七十

論事有似是而非者更多似非而是者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要佞恐其亂  
義也。惡鄉愿恐其亂德也。即其誅以正邪也。亦惡其  
言偽而辨行非而堅。蓋其人似是而非。必播毒于國  
也。故似是之非。固當慎辨。似非而是者。又不可不詳  
察。如魯男子之學柳下惠是也。晚近儒先大都處心  
慎收。喜激訐吹求之論。又主張聖言大過。於是乎尚  
論古賢。專培彈似是而非之失。而似非之是。則未嘗  
舉之口。抑亦陷於偏矣。夫有似是而非之失。輒有似

非而是之羨，有似非而是之善，斯有似是而非之謬。兩者難於百行，庶政之中，籍以紛久，非潛心審覈，不易識也。漢懲吳楚七國之亂，分封子弟，漸薄之資力，明驚世靖難之鉅變，鉗制諸王如束濕，令不獲以自舒，辰為之子孫者，果思欲寬宗室之防，稍假之威柄，則羣下嗷愕，烝庶罔視，謂壞祖制以招禍，而漢明後王墨守成憲，宗藩之執，日月駘削，王莽秘神書，而莫之敢抗，馮歆陞梁，滿虜馮陵，而曾無藩籬之固，宋藝祖以盃酒，伺奪諸節度權，使羣右司分掌其利柄，後嗣如欲變通祖法，使節度使稍握兵馬之權，以為國

戢，則拘儒文吏，譁然辨駁，以為蕩失祖訓，而釀亂矣。彼宋亦本推波守土之吏，兵備單弱，武事絕不素講，北虜侵軼，如入無人之境，立致宗社燬滅，則為國家謀，竟孰得而孰失也。乃如姬周之治，稱三代之隆，武王牧野一戰，殪殷，便即偃武修文，放馬縱牛，倒載干戈，息貫革之射，以禮樂文物，甄陶一世，彼嗣王泥祖宗成迹，絕不知變通，恬然忘武，益粉飾儀觀，以尊海寓於脆靡，至治四五十年，而國執頓陵，蒼若青雲，仍克振武，鼓士氣，以丕變積年蠹弊，則其壞墮，必不如是之速，亦見似非而是者之深可取矣。蓋其不似



者迹也似者心也似者大原也不似者末節也昧者  
拘其迹而不晰其大原烏可與譚述之美耶祖宗  
之設斯制也審時度物情熟計必如是而後也予  
中方始建為定制以靖邗隆之治嗣後風移勢異百  
弊滋生斯時而祖宗在亦必融而會之匡而直之與  
時宜適以復於至治而後已乃膠守未失雖然迷溺  
不知挽回以致國事爛潰不可收是拙於守成者祖  
宗之聰睿亦烏意後人之侷乃至于此耶孫臏滅竈  
而大敗龐涓虞詡增竈而摧破西卷其措畫異而奏  
捷則同斯其智畧之奇必有所脗合也巫馬期以星

出以星入日夜身親之而后治宓子賤彈琴不下堂  
而亦治其政相反而理績維一斯其綏民之才必有  
所相似也天下萬務大都咸備非獨行師治民可知  
今之問學者師言亦言師趨亦趨甚且摸倣師之矜  
咳調步以自是皆似而非之尤者也先子之學純於  
朱子者也先子深病晚近儒先輕著書無毫毛補于  
世或且率爾突棗梨故其遺書詩文集而外無一編  
撰朱文公著作極富凡數十種案百卷或無一種著  
或撰述等身就形迹立論殆如炭水之相戾然先子  
所惡於著書特不取迂儒不急之撰耳其意固以為

人苟不餽所著濟用如朱文公寧無一紙編撰為勝  
然則先子之不著與朱文公之多所著其歸一塗而  
已吾子吾孫克著於世不可以之書與先子雜制行  
不同即所以憲章先子也嗟乎此似非而是之論克  
體會施于行則上自一人下至大夫士其於能述之  
道庶乎不失之

侗庵新論卷之八

第七十一

論嚴尤上中策及秦無策之說不中窾

王莽將以三十萬衆窮追匈奴內之于丁令嚴尤謀  
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  
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  
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  
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我狄之侵譬  
猶蝨蠹之螫敗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

帝選將練兵約齊輕糧深入遼戍雖有克獲之功胡  
輒報之矢連相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  
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  
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  
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嚴尤之論主將守  
自保不尚進取有合於宋代展暎之風故宋人多贊  
稱之不自知流於拘墟之見可謂也尤智士達變通  
爾時新莽佳矣靡知紀極或者尤思欲痛戒之故以  
斯論鍼其膏肓果然其意固無瑕而所論則啓迷溺  
後人之源不可不駁正也夫矢無成形無恒執不可

泥隅見况我虜詭詐百出鳥散而雲合浙難以常情  
測尤忌豫立一定之說為準惟其內量矢將之強弱  
外審胡之衰盛務摧破折服以安吾疆圍不貽後憂  
是為上策之效則今古無以差異耳尤所痛仔為無  
策者秦始皇又摘其築長城一舉以為巨罪是論未  
中要害長城所以捍中州而鎮壓北虜平載莫不倚  
賴厥功極備奚可輕訾秦卜祚殊短故未及見長城  
之為大利耳始皇深覺北虜之可畏以創此舉其洞  
省利害禍患如秦鏡然可謂明之至矣特行之不得  
其方故宋後人譏彈耳始皇暴戾之主也墮名城坑

術士屠戮志俊大失民心加之刑憲之酷則措衣牛  
路租稅之重則頭會箕歛南窮征南越北力擗匈奴  
無謀浪戰棄數十萬生靈於砂磧空瘴之地其所以  
致亡多端非獨長城之役而已也據侯應之言則長  
城又多依山石樹木以為固無煩盡造築壘壁不至  
傾竭民力向使始皇仁慈以莅天下明諭長城不得  
不築之故又且徐以用民力如文王之於靈臺則以  
舉奚可非間而後之論者如尤韋或且稱始皇為上  
策不可知是始皇之失在虐政不在築長城也至漢  
武之北伐尤出守時執之不容已不可自以黷武蓋

匈奴之執至漢初而一大變矣較之古之薰粥獫狁  
不啻什佰倍冒頓雖以無道行之其英武智思卓々  
離倫觀乎以漢高不世之雄圍於白登七日殆不獲  
脫可見矣拖至漢武之代匈奴之盛強自若也漢高  
威加四海寧不憤白登之大辱顧百戰之餘悉度畔  
險故未敢釋憾於漠北孝文時匈奴大舉入寇三輔  
燒回中宮燔火達甘泉宮漢之弗競甚矣文帝嘗欲  
親征憤慨之情可想亦以民新離鋒鏑姑拗怒自止  
然則漢武北伐不止一時制虜之宜又所以成祖先  
之志其引公羊百世報讐之說洵至當之理烏得以

好大目之哉。遂能命梟雄之將，鮪鼉之卒，徒槌然奮  
伐，斬馘捕虜數十萬，獲馬牛羊數百萬，幕南一空。又  
且服西域，殄朝鮮，折匈奴右臂，令單于遠竄，匿漠  
北寒苦之地，其外攘之績，千古邈無倫匹。後未呼韓  
邪，單于稽首入朝，如奴隸然。固漢武之遺澤，降於東  
京，匈奴嘗繹騷，而殊脆弱易與。又未始非漢武餘威  
之所震也。故東漢智士陳忠、董咸，贊武帝英猷，近代  
錢謙益等，尤頌揚不容口，誠以其卓不可企也。烏得  
不謂之上策耶？特其任衛霍鷹揚之將，而不甚專，不  
免公孫敖、張騫、葷庸帥問之，以屢致敗衄，急征暴斂。

刑章過峻，民心為之不寧。帖注之際，洵未免遺憾。增  
至北伐之舉，則為漢武之盛勲，不可輕訾也。獨周宣  
之舉，費萬金，不冒危險，故嚴尤目以中策。宋儒且推  
為上策，以皆非至當之論也。周宣之義，在察時審勢，  
衡彼以明知駭虜出境，可以安宗社，而克確然行之，  
蓋在爾時，措畫只當如此。非謂逐之盡境為上策，而  
百世可遵行也。尤所謂視我虜如蚊蟲之螫，其推崇  
周宣至矣。而未知周宣克堪以稱否也。予觀北虜大  
抵世愈降而執愈雄，周代我虜，冥頑尪弱，莽然弗振，  
或可蚊蟲視之。迄漢則悍然虎豹豺狼矣。蒙古滿州

則龍翔而鳳翥矣。漢武傾海寓之力，以廢北虜。魏得  
王威遐暢，胡馬不敢南牧。明成祖親征五單，北庭獲  
虜巢窟，共威烈於雷電。出死力叩囊底智，然後有濟。  
猶不免三傳之役。英宗為俘囚，又八傳金甌全淪於  
膾腥。果泥尤說，待虎狼竟。鳳以蚊蝨，其敗之可立矣。  
已。三代惟周為最弱，開國之初，兵威不甚振，昭穆而  
還，奄以可憐。宣王維號，稱中興，殊不慊人意。詩人所  
詠，虛羨過半。予夙疑其盡境而不追者，威力有餘，而  
故繼之邪。將卒弱帥庸，自知已而止于此邪。以尔時  
至弱之夷，曾不蝕一大懲，創之，其實不及漢武。唐宗

為矩矱，則時政之頹墮，可想也已。

第七十三

論為人主者，子孫之賢，不可豫期，而要貽謀  
之善，使可致中興。

子孫之賢，可必乎？禹之聖，啓之賢，而大康嗣立，以尸  
位佚豫，底亡。孫子之無似，可期乎？晉獻之淫，管不道，  
而文公英明，以致中興。楚穆之內逆，而莊王雄武，蓋  
世造就霸業，其不可豫料若此。夫以堯舜聖之至盛，  
而其子庸昏，不可以承天位，矧其他乎？如殷湯以聖  
武創鴻業，拯民塗炭，而後昆賢聖之君六七作，六百

年間王業鞏固。威不旁落。晏然靡傾危之患。亦可謂  
天之報施。与帝德相称。然古來明王無幾。而遼斯天  
祐者。殊寥寥。是子孫之賢不肖。一聽于天而已矣。雖  
然明王既建。一統之業。其所以救民靖國。莫不傾竭  
心。思以為之。匹夫婦失所。如痛切己身。一政未得其  
當。如無面目。泣民至後嗣子孫之注措。莫不極其周  
悉。飭之武備。整之法紀。厚之風尚。習俗。使子孫蒙遺  
教。承成規。維丁衰季之運。易以興振。明王之心。蓋以  
為吾子孫出。如殷大戊。武丁之賢者。非可冀也。其或  
者。有中材之君。稍自樹立。固足憲章。紹述。以致中興。

即有不令之主。生苟不至。桀紂之甚。亦可以保故  
業。而勿墜。長慮如是。可謂極貽謀之遠矣。予於是。有  
深慨。予固晉之多遺憾焉。固者三代之一。非可輕容  
喙。然策仁積德。二百載。而始興。成康邠隆。四五十  
年。倏然致衰替。有時祖宗之遺。沃未泯。繼立之主。非有  
緯贊。室廣之。溢暴。而膠舟壞。荒服不至之後。王室茶  
然。弗振。卑俯於諸侯。殆如膏肓之疾。生氣奄々。雖有  
和扁。無可施治。中間一宣王。號稱中興。業已晏々。綦  
難。而晚節。又較不。自他。豈無一二令主。而了不見  
寸效。反不如漢明清之二三百載。伺國執滯。然有立

以微獨子孫之辜亦貽謀未盡其感也予觀周之初  
載也。坦野一捷，使縱馬放牛，倒載干戈，而貫革之射  
息，郁久，然專以禮文，聲容為務，相與沐浴什平之沢，  
置武事於度外，此所以亟成衰弱之源也。晉代之事，  
卑久，不足道已。一傳而海寓靡沸，寇盜帽毛起，慷慨  
非亡國之君，而面縛於虜庭。明帝不世英辟，而不過  
終自保，斯其失不在子孫，而在祖先。武帝非寵亂之  
才，承父祖成基，坐享大室，當開國之始，怠心已萌。甫  
平吳，便移孫皓嬪嬙入後宮，羊車徜徉，任其所之，苟  
娛適心目，無復經國宏謨。何曾江統輩，所為廢頓，而

寒心也。艷妻士臣，駸子悍婦，黠賊猾虜，雜然麻列，特  
潛而未發耳。帝既惰偷，全忘武事，又命郡縣撤兵備，  
公卿貴臣，競尚清談，絕不識禦侮敵愾之要。網維頽  
壞，國已非國。欲子孫之克保遺業，得乎。周晉貽謀之  
失，鈞在於忘武。然就中細論晉代之忘武，由武帝強  
過目前，而無遠略，良為大訾。若夫固室，則非未由而  
然。高俗剛果，紂又以苛虐驅之，人心益悍戾不撓。如  
之蒙商家深恩，六百餘禩，於然自守，不肯馴伏。予周  
如多士，多方所論，可見武周恐其妄煽，變亂多罹，斬  
戮故一意偃武。右文使奉世，臬臬利利，而剛悍不屈。



之心自消，亦聖王之權，顧不遵中正大道而行，欲速  
之策，此所以來異日之大變也。蓋非獨殷周之際為  
爾，撥亂之始，梟將悍卒，大率頑穢收戾，動放王命，而  
陸梁。自古以為通患，惟懼石畫之臣，鯁以計所使之  
忘武失勇，以帖服乎我之方，然天下蚘無是理。夫有  
文事者，必有武備，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君臣士民無  
斯，須可忘武，以術駢世，使之靡然忘武，其流甚於頑  
穢難馴之害。故哲王弗為也。哲王筆基於上，下好武  
之心，務鼓作令，罔墜徐以道誘迪之，頑穢變為忠  
蓋而勇武之心常在，不復萌怠懈之情，故國執久而

弗衰也。漢唐宋明禍亂相尋，唐為最甚，唯其頗不忘  
武，故憲武二宗，稍有雄傑之資，則立致中興，清肇業  
二百載，富強盛昌，為戎虜帝有州者之冠，亦特以其  
世々相承，不墜武事耳。若乃上敷忘武之化，下流遺  
武之俗，泊以脆軟不可振作，猶夫木之朽，魚之爛，潰  
然雖有仁明之主出，殊難乎成中興。周晉淋世，豈已  
肇業之主，其可不謹垂統之道哉。夫統一寰宇，以傳  
後嗣者，天下至大事也。譬猶涉迥塗，然有一人焉，性  
善走，能一日行二三百里，意欲已子克負，必使日步  
于庭于莊，植以學習，則渠未必能，彼乃翁亦斷不至

全墮家聲乃使之重門深居案網而坐飲膏粱沈溺  
妖豔癡肥癱瘓身且不易自運一旦迫於不得已出  
門疾馳未數百步而气喘力憊不能前進此亦乃父  
之過也嗟夫彼世換亂英主何其任子孫重門案網  
沈溺妖豔者之以此也

第七十四

論甯越不休不卧而刻勵失勉學之要

呂氏春秋曰甯越中年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  
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凡三十  
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

敢休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五歲學而周成公師之  
嗟乎越之苦學也不過欲苟饗一時光采以免耕耨  
之勞學之就也僅為瑣人周成公所師而充乎自足  
其人固無足道特其力學之方則人多贊之不可不  
一駁其非也夫人之於學任重鉅所當畢生位事  
非一蹙可達也故樹志固當以古之聖賢俊哲自期  
待至進脩之序則不可不舒而緩詳審而縝緻古昔  
聖哲於學有藏修息游之教正所以切戒夫躁急也  
人之心思有限氣力有涯極非可過用人將休吾得  
不休乎人將卧吾得不卧乎當卧而無卧當休而無

休神氣消耗，衰憊黯々，既々讀書，必不能通曉，析理必無由審覈，究至精蕊，體羸醞釀，萬病庸詎望學之長進耶！人能如譙周之對書卷，常欣然獨咲，則於文義必不患難通暢，能如杜元凱之優柔厭飲，程林子之今日格一理，明日格一理，則於理道將不至多窒礙，莊叟所云日計之而不旦，歲計之而有餘者，予深取焉。蓋內以弗息之心為本，而循筭漸進，不敢有躐越，是為得學之統，其造詣有不可量者。若乃匆遽迫急，務要速成，一時或有小得，旋復失之，竟不免寸進尺退之誚矣。禪於自得哉！予所識儒生，一二輩，蚤夜

稍々研究，不以休憇，無幾皆嬰疾，嘔血而夭，其志良可憐。然亦見其苦守之不弘矣。予之尚乳臭也，客氣張甚，讀書時，與倚倚競，竟夕不寐者數次，爾時精神忽荒，耳目不了了，延至翌日，茫如墜烟霧，絕不能書記識，嗣後更法，夜必睡旦，然後起，或雅集盛譔，連曙不獲安眠，則一二日中，必假寐以填其闕。繕書之際，每使胸次豁，心目澄明，於是覺記性較勝於曩昔，以已事之驗於躬試者也。甯越之論，無乃為笨之甚乎！顧越志尚藁汚，學之迷其方，不必深尤。今欲溯先聖之學，而翻倣象越之所為，惑已源信，綱有云：此吾君

所命至急之務當以舒緩之心區處之先儒稱其言  
有識予嘗擴其說曰天下至大之業當以小心行之  
至遠之略須由近處始至繁之務必以簡易為本也  
夫人不能靜心詳慎以處其且而徒爾倥偬求速獲  
顯效不復顧省己才力之克堪與否以是修己則必  
多敗漏以是教事務則必不得其當孰所不能免也  
是故幕府省文書至且而人不舉役者未足稱一代  
良將也衡石程書衛士傳餐而不以休者知其非致  
治之明辟也前脩之言曰疾行無善迹速成不堅牢  
嗟乎天下萬務咸然豈獨學術之謬在此而已也哉

第七十五

論程子遠佛如淫声美色之言未盡事理  
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  
尤甚學者當如淫声美色以遠之不尔則駁之然入  
於其中矣斯說也朱子業已採以解攻守異端章後  
儒確信無異議遂至見人悅老佛之書槩行其畔道  
予獨竊疑程子之言褊淺止可以誨輒生稚兒易癡  
惑者非所以喻通才之儒也程子儒之醇乎醇者崇  
仰聖道而深憎疾夫異端居恒非聖賢之書不敢讀  
佛典老籍未嘗經手日又見同時諸儒碩嗜瞿曇者

累久動泥孔釋為一。如溺深井者之不可拯。故為是  
森嚴之論。使人不迷所嚮。其放心固厚。然竟未免固  
于一隅也。夫知与行不同。行者固當擇善之善者。位  
之。知者當否。枉直公私。短長失得。不可不一一瞭然。  
朱文公所云。所位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  
備參考者。是也。故灼見不仁之可惡者。必能周知仁  
之可好。洞著異端之病源者。必能深諳大道之滋味。  
而具識賢之明者。未始不悲憤至之情狀也。如吾夫  
子論微生之乞醯於隣。威文仲之竊位。管仲之器小  
不知禮。孟子之借舟人以譏切蹙競者。其剖析人陰

惡。明不翅然。屏照怪。學者亦當觀此。以審用力之地  
矣。然則鴻儒任衛道之責者。將待異端如勅敵。務自  
避遠。使之不得貽毒于我。以得苟免為是歟。將隲其  
藏。培其藁。扶植受病之源。以昭示海內。使人晰異端  
所不容尊。然後可歟。二者之間。相距綦遠矣。聖者睿  
明所燭。就緒以究末。其於異端邪說。一覽焯然。可使  
冤瑣之徒。無遁形。下焉者欲闡異端之害。當遍涉佛  
老之典。以審病根。博諮詢先進。以洞照妖妄。又且以  
聖賢大中之道。与二氏說參替。斯可以詳同異離合  
之歸。而據作彼之害矣。不然而泛然漫然。苟偷衛道

之名其所辨駁財止皮毛腠理絕不中窾綮無以勝  
異端之簧鼓庸詎望其能洗滌邪說之毒以濟斯民  
耶矧其於二氏之旨味乎罔聞知彼或巧造陽儒陰  
佛之說以眩我鮮不駁之甚溺古來迂儒多坐此弊  
可不鑑哉予觀子勞生于遐邇僻邑者間有謹勅純  
摯勤必遵禮宗族鄉閭奉羨其制行之懿者泊一來  
都下為盛麗奢華所蕩耳目迷而心志盡耽歌舞沈  
酣花柳擲黃白輕於芬塵至喪家墮身不復顧畏即  
都下岩蕩之輩亦鄙其為人而羞與齒嚮者使里中  
長老為之詳說都會之澆風易溺令其頗諳俗尚物

態豫知懲畏則異日雖有失行又未必至如斯之極  
也今儒先欲祛異端之惑不能審辨精論警覺一世  
使知所趨舍而使奉世之士逃避無敢近不得知其  
病痛所在予恐其一跌陷溺如夫僻邑子弟之沈迷  
花柳者駭肩而出也

第七十六

論用人上教人相去極遠而意實相近  
公孫鞅爭魏相公赫痊以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  
王往伺之公赫曰痊之中庶子衛鞅年雖少有奇才  
願君奉因而聽之王嘿然公赫曰君即不聽用鞅必

教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枅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教臣乎？卒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枅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既又勸寡人教之，豈不悖哉！嗟夫！鞅不且稱已，而所論則亦且闡明用人之道矣。夫用人之與教人，相距甚遠，而深揣其人之衷，則極相近。古之論者，以階燭為王冑之知己，而武墨為駱賓王之知己，亦如斯而已。今梁惠疑公枅不用鞅，心教之之言為悖，以梁惠之所以為至悖也。明太祖為千古嗜教之

君，其戮諫臣無數，而士氣不為之挫。正論挺然，相繼弗絕。地至靖難之禍，捐生殉節者，遍於寓內。蓋明祖智慮周匝，洞事理，一時謹言獲辜，固怒氣充熾之失。洎其怡然聽用也，水乳契，填窟和，無所忤逆。彼特諫臣，雖慘虐之甚，其時久，聽信忠言，實有出人慮表者。或且詔諭鄭重，賜英紉綸，以鼓作鯁直之氣。以所以克創正業也。人君之惡，莫大於弗諫。自古以教諫臣為滅國之源。今明祖有教諫臣之惡，而尊榮富強如彼，蓋其從諫如流之美，足以滅斬艾諫臣之瑕。猶未為至德。彼不敢教，亦絕不能用者，實迥不逮教之

用並施者為當。國家敗北灼然也。忠智之士不勝憤  
悒。灑肝嘔心。拳跼危之狀。視縷上陳。而為之主者。亦  
且昧然。泛然如魚。聞知。方其心意欣暢之際。不惟不  
怒。或且有廢予之命。彼聞逆耳之言。無有觸迂如賢  
夫。馭諫輔之暴君。至其間有笑謫。又疑其稍廢。殘明  
辟之行。而覈其實。則憤以不判。皂白未始有味。子正  
言參贊諸行。則君德之涼。政之危。亂烝黎之顛。怨  
自若也。諫疏積如邱阜。而未嘗有片言半句見乎施  
為。雖不教諫臣。其惡倍蓰。故教諫臣。國安得不圯隍  
乎。夫陳諫格以弗入。猶望其蒙蔽一肉。或有可入之

日。即脆然大怒。視諫臣如仇。且冀幸其怒之釋。未必  
不聽受。至說而不繹。愆而不改。則聖者之所無如何。  
他人烏得而化誘之哉。東風之射馬耳。夷然不動。豈  
可以其無幸迂意。其有感應耶。聾者之對人。泉然輒  
咲。豈以其欣喜。咄嚙。折其領。會人言耶。亡國之君。其  
於聽諫。馬耳而已。聾聵而已。可慨也。漢元成。西京基  
禍之君也。然平素優容直臣。不甚疾匡諫。元帝之待  
蕭望之。劉更生。礼意隆重。虛襟延問。成帝丁。朱雲折  
檻之際。零其盛怒。止吏。修檻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  
直臣。古哲王之位。諫不拂。美以遠。過為。唐高宗。厲主



也。武氏所以致移唐為周也。然嘗謂侍臣曰。煬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為戒。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聞李安期蔽賢之對。則深以為然。自他謬謂之言。多所欣受。三帝之於忠諫。不甚拒逆。而其實未嘗洞照切言之要。又未始措於政。了不免乎衰亂。此所以于矣。辛厲凶相距一間也。吾觀元成誅蕭望之。張猛。王章。高宗優長孫無忌。柳奭。韓非不全殺諫臣。但較諸明祖則大以耳。即其殺諫臣。大抵出於忿怒。而非一人。非怒置諸死。就常情論。似有巨魁脅從之命。不知有人誣陷之禍。更酷於君武。斯戮之也。為天子以宰制。

竅字。生教之柄。不窮教。終有所統。一今乃茫無定識。不餽自張。主任羣小。陸梁陷諫臣。而莫之誰何。其馴致亂亡也。宜矣。人之罹疾者。大熱燔灼。謔語啼兒。如夢寐所駭。怖以為不可醫。而實易於措治。惟其熱微而難祛。食不減而體日瘦。無所痛苦。而心神惓惓。不鼻。以人所玩。愒以為無大患者。而祇為至危症。觀於此。可以悟人主用諫之方矣。嗟。凡林世。人君罹難治之疾者。粟。何不痛自惕厲。及扁鵲未望色而趨。虛心求制。以因回生之方耶。

論魏孝文之於馮太后失區處之宜

自古人主處倫紀之變而難於區處蓋莫甚於魏孝文之於馮太后而周平之於申后抑亦可以次之矣按史馮太后獻文之母孝文之王母也馮幸李齊之兄弟有罪獻文誅之馮怒密行鴆弑此一變馮之罪通於天矣更迹其生平所幸王琚符承祖王敷之輩不可勝數至有勸績未聘亦蒙幸自以失行畏人議已群下語言小涉疑忌輒殺之又忌孝文英敏欲廢之且絕之食三日欲使死其淫穢悖虐殆浮於武豐矣爾時魏有大臣自當告宗祏而顯獻之魏之無人

柘跋氏之不幸也於是乎責萃乎孝文矣然獻文之遭殺也孝文裁十歲馮方握威福脅制百司使不敢言而敢怒予未晰孝文能知其情以不也願使孝文絕不知其情則不過為一不明之主使孝文洞悉其情而乃竭孝敬至此所以來諸儒之廢貶茫無一定也夫人之善以惡以是也非也不可少失其平固也矧人主代天理萬物絲毫違差錯陞黜之中則非天之意非民之極難以成化矣婦人有三從之義夫死從子先聖大訓為爾馮后又非獻文所生之母而淫恣戾逆厥罪至鉅天地所不容祖宗所絕而臣民

所當仇視也孝文乃任其披猖莫之誰何生極其榮  
死盡其哀不啻於親父母天下不平孰大乎此極逆  
窮凶罪人猶且晏然漏網是天下陰教壅闕不行而  
惡婦之逞其甚者無復顧忌將何以整理一世守孝  
之文於馮后固不容掉頭而戮其絕不為王母可也  
畢生不往見可也凶悃諾一宮裁給衣食以終百年  
可也豈可以天下之養之之耶方孝孺曰先儒謂孝  
文於馮太后有不共戴天之讐烏得而為之服若意  
不然天下固無父之國而豈有無母之人哉獻文  
於孝文則父也於太后則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

不盡子道使太后有教子之心而不果殺為其子者  
尚不當以欲殺已故而不為服况孝文乃其孫而可  
以父故而讐祖母乎聖人於文姜之卒書葬以明母  
子之恩况馮太后直哀姜以耳母生之身而母殺之  
死者且不敢怒而孫乃欲追讐其祖母而絕不服喪  
迂哉孝孺之論也夫父母之恩雖一而義則無兩尊  
母統乎父父不統乎母聖經之旨明甚今孝孺冥然  
一之謬矣天下固無無母之國然而執至尊至重之  
父且非父所生之母而可附諾不問乎且謀殺與已  
殺則有間子固不當以其謀殺我之故而不服已殺

之後孫乃與欲殺者一視可乎所謂母殺之而子不  
怨者以其或乘一時忿恚偶然誤殺之也如馮之軍  
智潛行弑逆以復其函壁之讐而猶不知怨則殆為  
無心勝人矣春秋文字綦簡諸儒隨意牽合以伸己  
見文姜之葬特著其實非有意於廢貶春秋之意可  
見者在飽不為親禮也一句予於莊公亦獨恨其所  
以事文姜流於展噉無立耳宋南宮靖一曰文明太  
后於孝文既非已出又嘗手鳩頭祖以不共戴天之  
讎也而孝文天性過孝縱不忍考諸亦宜以權絕之  
比其喪也擗踊哭泣視父喪殆過焉而人倫天理之

大遂致顛倒紊亂而莫正以論之嚴大勝孝孺獨其  
所謂不共戴天之讎者似過峻烈故或斥其失予謂  
靖一蓋以以見馮氏罪大不可不絕非謂直加之斧  
鉞然後快也細目於馮氏既書弑其主弘矣明曰人  
君居九五之尊為社稷人神之主宗廟大統所繫太  
布離母然潛行鳩毒則是絕滅正統得罪於祖宗社  
稷使魏國有人推求大行致疾之由告諸宗廟絕而  
廢之然後正其弑逆之罪肆諸市朝夫如是則天地  
神人之憤始舒而宗廟社稷之靈始安於其位矣唐  
武氏廢其所出之子君子猶欲數其罪於太廟賜之

死而滅其家况君非己子而又親行鳩毒者子以弑  
書之夫豈過哉清蔣中和曰知先王制禮之義母不  
得同於父則知子之報母亦不得同於父矣梁人有  
娶後妻者後妻殺其夫其子又殺之孔季彥曰絕不  
為親即凡人爾且夫子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為  
親而况子殺子方其下手之時母在已絕矣方之古  
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殺母而論  
為逆也遂以為定律即此推之而謂子之不得讐母  
子雖然此繼母非生母也繼母與生母終有別也孝  
父之於獻文則為子而於太后則為孫故不拜而獻

文受弑於孝文所生之母孝文且當援絕不為親之  
例以絕其所生之母况孝文乃太后之孫而其父又  
非太后之所親出乎此論尤詳確且補發明之未備  
而孝孺立說之舛益灼々矣周幽王申后生太子宜  
臼幽王後得褒姒而酷愛之遂廢申后太子而以褒  
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太子出奔申申族怒與繒西夷  
犬戎攻殺幽王諸族乃即申族而共立故太子宜臼  
是為平王平王之辰閻不豈道已假令明辟居以其  
舉措誠非易々矣朱文公曰申族與犬戎攻宗周而  
殺幽王則申族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獎其

臣廢不共戴天之仇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  
知其立已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為可忿至使彼仇  
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  
罪於天已甚矣朱論極為嚴正予獨疑其於當日情  
理稍有所不合也幽王淫昏宵壬握柄虐政播四遠  
其嬖妖女愛孽子而黜正后豕彘尤為失德之大申  
族之攻殺幽王雖出于私怨而其舉矣則頗順天下  
同憤故一戰殺王而世莫之非觀諸族即申族共立  
太子而一時人情見矣當斯時以申為不共戴天之  
大仇與諸族師以伐之立見海寓怨畔身為獨夫姬

氏之絕祀不待乎叔王矧申后以國母見黜流離難  
辛白華之詩採於夫子辭旨悽惋惻怛亦未失為賢  
后爾時奔託於申申族為后之父攻申豈逼殺后也  
更遯平王之幼也脫身奔申始終賴申族擁護覆育  
恩如父母然欲其擯罰申族當在未奔之前去而之  
他邦不以藉助于申至其為平王母子與師攻周之  
後方責以誅申族晚矣夫天子以四海為一家當觀  
天下公共之理而措置之不可容絲髮私周氏作亂  
流厲王子彘王遂死于彘宜王嗣立不復治周氏罪  
以厲王積失人心罪在君也故曰民為貴社稷次之

君為輕得乎且民而為天子申侯之舉略與周以類  
烏可輕加以大陽况乃有申后在其家乎予謂爾時  
唯絕申侯不許朝獻置之度外如湯之於巢伯光武  
之於西域申后果絕不與攻周之謀惟時以使人通  
問以安慰其意方悞于情理之中矣方孝孺之評孝  
文覺其流於荏弱朱文公之議平王疑其過於猛昏  
不免有憾予故泚其失得如故而未知予論果能不  
戾于道乎否也

第七十八

論祖宗子孫猶一身子孫之禍即天所以報

祖宗

王世貞曰桀紂身亡國者也殺獻而後吾悲之矣去  
德所以痛恨於桓靈也夫曠天下之亂者必不死天  
下之辜者也死天下之辜者必不與於享天下之奉  
者也痛切哉其言之也予歷觀三代而降鮮能出於  
斯言之範圍西漢之亡兆成於元成之優柔不折而  
羅弒奪之禍者平帝也南宋之亡形決于理之迂度  
之滋營而躬遭淪海之慘者昃昃也明代神宗之悞  
屢熹宗之童昏荒迷唐政四播賊虜交訌敗滅在近  
而二帝苟免其自縊殉宗祏者勤儉勵精之莊烈也

他類以者無數覺上蒼無知而報施每以年刺天道  
果如是之難諶乎嗟夫亦惟當虛心以靜察其故耳  
夫天之為道至廣以大塊然涵覆万物至於並育並  
行則有難一一曲成者其降禍錫福之際亦殊浩蕩  
易簡非如人心之密察故帝者膺命以馭世傳祚二  
三百載世人強析其初代李葉為天淵而天則直比  
諸一人之身一家之事父子祖孫相距數十年世人  
以為隔絕而天則視以為一家之事一人之身故祖  
先有隱惡積惡則其報必中於後嗣天大震怒殄厥  
子孫尚昆殄厥子孫尚昆即所以討其祖先也蕭道

成篡竊劉氏王族無以長皆幽死天乃降蕭鸞擬其  
後以殲其子孫宇文泰連弑西魏二帝而天已生宇文  
護于其族以殄其諸子明太祖成祖雖希世英主  
而其峻酷嗜殺古未聞創之帝所絕無也據明者為  
滿為國猷其酷虐慘殺子孫如疊矩然得一王輒  
戮一王擒一宗室輒屠一宗室朱氏殆不存一塊肉  
此皆天報之不爽者也雖則其避久之極而終必報  
於失德之主之子孫則猶可見天道之章凡或乃有  
更迭而踈者焉亂唐者李林甫也而死唐之亂者張  
巡許遠顏杲卿也亡宋者蔡京秦檜賈似道也而宋



之亡以身殉者李若水張叔夜文天祥江萬里也其  
亂亡國者廢也之欲積四方貨賂榮盛娛適莫一  
或闕而其殉國者皆平素擯廢之孤臣寒士也吾与  
彼行路之人非有葭莩之親而承已壞之緒代之蒙  
禍以人情論不平孰甚焉而天道則不得不然也蓋  
一代諸臣內之輔相侍御之貴近外之牧伯守令掾  
吏之疎賤自天視之同然如人身有心腎肢肱髮膚  
人之嬰疾也心腎中邪而害見于肢肱以心受毒而  
瘡癩于髮膚者比之夫一臣亂國而一臣罹難前人  
釀患而後人蒙苦亦与之一理又何異於天之視祖

宗子孫為一身哉故殲厥巨魁背從罔治父子兄弟  
罪不相及者明王所以代天而盡命討之宜也誅茲  
諛於既死矣潛德之幽光使賊子逆臣震懼者聖者  
所以比權于明王也天道之茫々必不能如人畫區  
處之詳故命明王聖者以極裁成輔相之宜以明王  
聖者所以配天而成參贊之功也然而英主之肇業  
也厥孫子蒙成基而尊榮鞏固者祖先未嘗知而後  
人聞之有欣慶之心殆如祖先莫知其盛者厥孫子  
之衰荼隲故業者祖先亦未始知而後人聞之攢蹙  
憤嘆重愴祖先之不幸焉即主臣共相誤國家痛亂

海寓而倖免大陽者自以為生榮死哀之極而後人  
爭指其之訛罵之以為其人之大辱甚於斧鉞刀鋸  
此乃人心之至公即天道之周利靡遺也天人合一  
之妙蓋於是瞭然可見矣

第七十九

論男子之妬害甚於婦人

妬者婦人之凶德也妬之甚也趙呂也至以弑亡國  
隋獨孤后至以弑亡天下可懼甚矣然而婦人之妬  
浮淺粗笨極易見且古未禍敗之迹灼灼人耳目衆  
知劄艾正不必言予所尤畏且惡者男子之妬而已

曾異撰曰家蝕於婦國極於妬臣把檜之奸始不  
過一妬男子遂至以人之宗社國家徇其一念之媚  
收王安石曰凡敗生於嫉凡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  
確哉論他如秦繆緝娼疾之禍亦已罄以中窳矣蓋  
男子之妬也處心詭秘計畫巧而此外託公正之名  
而內逞極害之心陰懷妨賢忌才之情而陽為別白  
枉直之態使人聽榮不得覈其實迥非艷妻哲婦可  
企及是以君相之明鮮不為其所煬蔽也假令斯人  
得志而逞其欲牙必將就天下吉人良士搯其瑕抉  
其短使之盡蒙譏毀焉然後始自慊方且奉數百千

臣隣咸為可棄之人而已獨為宗祏倚賴之賢然彼  
方自得驕橫至以天下傾危無日禍害如是之慘而  
究其本實原於一念之妬媚不可不審察也宋明聖  
學大明夫人迷趨嚮之方是以其勲烈多度越近古  
者獨媚疾之失則隨世滋甚可怪豈非以人心日流  
於收刻漸泯其長厚溫良之性故也歟古昔妬媚之  
行大率出於小人而君子否趙宋以降則號為君子  
者亦復不免於妬害其竟也至君子與君子互相排  
擠而國事不可問矣文潞公之劾於唐从李伯紀之  
陷於張浚蜀洛朔三黨之屹不相下昏媚疾之流害

也于謙回天格日之勲焉而不免於戮胡宗憲全東  
南半壁之績焉而竟寘極典皆一時妬臣羅織之也  
予觀軌迹風習專攻人之短不喜成人之美偶有建  
一磁議獻一長策者輒譁然曹外之使不得設施偉  
能桀智之士欲一展才力而竟靡由寧謚之日既不  
勝壅澗之患一旦據據之際獎將若之何蘓子瞻曰  
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  
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叔季之弊至此可慨也亡論  
夫元凱之悞恭十亂之同德同心不可希望求一如  
房杜並相郭李同將軍而無少釁隙姚崇宋璟一權

一正判然別而能相容了不可得不知自今之後如  
媚日熾而月滋將奚所底止同寅安得卧帖席而人  
主安得不焦神勞慮乎今代列侯之國政俗失得其  
詳不遑備悉大都如媚之風熾者紀綱頹弛賢奸混  
敵如媚之俗革者百度修而國饒民寧治國大任也  
譬諸十鈞之重數十人共力挈之不患難舉有人焉  
欲自呈其勇獨力擔之或他人擔之而吾且掣肘絆  
足必致覆墜是如媚債事之說也宋明之季夫人崇  
尚名義故鼎革之際毅然殉節者如麻及迹其生平  
共事之日率不免於迭相攻訐如讐天下莫難於一

死克踐殉節之大義而不能稱同朝和衷之細行者  
何也蓋激於名於耻則感獲之行亦能披水火而不  
顧身安之時則其醜行者不可縶數者夫平日冰炭  
爭戾迭相齟齬以馴致國事潰裂不可救異日一死  
皎以特自盡其心耳於國家則竟何裨哉唐房玄齡  
嘗嬰疾將死遺言謂妻善事後夫勿守寡妻担刀抉  
眼以示志蔣烈可欽彼鉗制玄齡不得自由唐主懇  
諭不從至賜以毒酒頽然不度前後殆如二人如婦  
如男理蓋倂耳蘇子謂楚王曰人臣莫難於無妬而  
進賢為主死易垂以之事死者以千數至於無妬而

進賢未見一人也是戰國之世業已以不好為難於  
死義矣又曰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  
使已賤故人難之此言亦破的然財說小人之好未  
盡君子之深衷予更衍之曰進賢之難者貴且使  
已愚用且使已不才無能故人難之如是而後君子  
小人之媚好無復直形矣

第八十

論中國之情我庸知之極明而吾乃昧然取  
以每摧破於戎虜

自古師之勝也必有其所由勝而其敗也必有其所由敗

其勝其敗見於今日而勝敗之萌遠在七八年十數  
年之前大智之士固已灼然洞照明於觀火故二國  
悍然相抗也良將焦思彼智務探敵情狀其國執之  
隆替將存之勇怯地形之險易廣狹豫先周知然後  
臨變以裁宜是以百舉而無有僨事將之黷淺者全  
反是居平絕不諳敵動靜患生然後謀所以防之鬻  
閔然後思有以理之勿遽戾營注措咸舛蓋不待交  
鋒而勝敗之效瞭然矣孫武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多箕勝少箕蕪代曰雖有  
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

此皆言制勝於兵刃未接之前也。故成安君之止也，人知其敗於背水布陳，樹赤幟之計，而韓信已於其不能，用李左車知之，項籍之滅也，衆知其斃於兵，罷食竭，垓下一大敗，而高祖早於淮陰叛之，亞父疽癢背之時，知之，滎后撓政，土人蔽主，虐民，舉世以為存亡之源，而周武固折之於其戮，解律光之日也。今夫夏必葛，而葛必製於寒凜之辰，冬必裘，而裘必造於炎燠之日，此紅女之所知也。寒暑已至，而後始裁葛裘，必不及事矣。據一國以與敵，敵確，不迫無虞之日，豫察敵情，以圖制勝之方，憤然附國事於不問。

以致泣變惶擾顛蹶，視國家之重，曾不得比裘與葛，是謀國之智，愧蠢人，一紅女也。而可乎？若夫上我虜隣者，尤不可不潛心密察也。何者？我虜不顧理義，無有仁慈心，貪婪叨饕，專利是務，洵可畏而惡矣。古昔我虜智思，鄙短謀，猶不甚遠，故其貽害也亦淺。漢唐以降，我虜之計畫日狡，常以伺察中土，動靜為事，中土虛實，歷久明乎列眉，契丹耶律德光謂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事，汝曹不知也。金人誚宋曰：此汝議論定，吾兵已渡河矣。晉宋情實為虜所窺，若此，烏望其能制彼哉？明馬世奇曰：彼之情形，在我如濃。

霧而我之情形在彼如列炬明氏亡端匪一而此其  
最甚者也宋明崛起中州而統一九區上下昂以  
文物礼樂之邦自居侮蔑外國不齒為人其所窮究  
止於四百州而遐遠之邦則雖有強大敵支那富實  
輕支那政俗之美超軼支那者不肯過而問其於外  
國情偽豎如瞽瞍之於米章我虜則伏聽潛狙務求  
枚支那罅隙以逞其欲支那之於我虜情狀日暗而  
日疎我虜之於支那曲折日詳而日悉宜矣晚世交  
兵支那每摧破於我虜也予知後來或有中土英雄  
驅逐腥膻而復支那尚不能痛革位前誇大之習必

不能如滿清之盛強以而不艾也泰西之國如英吉  
黎鄂羅斯專以吞併為先務迄晚近益強大其俗慕  
巧於航海兩洲之國靡不遍到於他邦政體地形莫  
絲髮或遺其可畏更甚於遼金元清豈不置之度外  
而恬尔不思防禦之方耶宋明之傲乎自大不諳外  
國之情以來敗滅乃殷鑒之焯々者夫無所鑒於前  
而取禍其智慮之不周尚可恕有所鑒乎前而猶然  
自陷於敗其罪烏可得而掩哉





